

话说是年夏天，源氏公子常偷偷到六条去幽会。有一次经过五条，中途歇息，想起住在五条的大式乳母。这乳母曾患得一场大病，为祈愿早日康复，便削发为尼了。源氏公子决定顺便前往探望她。走近那里，见通车的大门关着，便令人去叫乳母的儿子淮光大夫出来开门。此时源氏公子坐在车上，乘机打量街上情景，这虽是条大街，但颇脏乱。只有隔壁的一户人家，新装着板垣，板垣用丝柏薄板条编成，上面高高地开着吊窗，共有四五架。窗内帘子洁白清爽，令人耳目一新。从帘影间往里看去，室内似乎有许多女人走动，美丽的额发飘动着，正向这边窥探。不知道这是何等人家。源氏公子好生奇怪。

源氏公子悠闲自在地欣赏着。因为是微服出行，他的车马很简陋，也未叫人在前面吆喝开道。心想不曾有人认得他，便不甚在意。他坐在车中看那人家，薄板编成的门正敞开着，室内并不宽深，极为简陋。源氏公子觉得有些可怜，便想起了古人“人生处处即为家”的诗句。然而又想：“玉楼金屋，不也一样么？”正如这板垣旁边长着的基草，株株翠绿可爱；绿草中白花朵朵，白得其乐迎风招展。源氏公子不禁吟道：“花不知名分外娇！”但听得随从禀告：“这白花，名叫夕颜。这种颇似人名的花，惯常在这般肮脏的墙根盛开。”看这一带的小屋，确实尽皆破烂，参差简陋，不堪入目。在此屋墙根旁便有许多自顾开放。源氏公子叹道：“这可怜的薄命花，给我摘一朵来吧！”随从便循了开着的门进去，随便摘了一朵。正在此时，里面一扇雅致的拉门开了。一个穿着黄色生绢长裙的女童走了出来，向随从招手。她拿着一把白纸扇，香气袭人，对随从道：“请将它放在这白扇上献去吧。这花柔弱娇嫩，木可用手拿的。”就将扇交与他。这时正好淮光大夫出来开大门，随从便将放着花的扇子交给他，要他献给源氏公子。淮光惶恐不安地说道：“怪我糊涂，竟一时记不起钥匙所放之处。到此刻才来开门，真是太失礼了；让公子屈尊，在这等脏乱的街上等候，实在……”于是连忙叫人把车子赶进门去。源氏公子下得车来，步入室内。

是时淮光的哥哥阿图梨、妹夫三河守和妹妹皆在。见源氏公子光临，都觉得万分荣幸，急急惶恐致谢。做了尼姑的乳母也起身相迎，对公子道：“妾身老矣，死不足惜。然耿耿于怀的是削发之后无缘会见公子，实为憾事。因此老而不死。而今幸蒙佛力加身，去疲延年，得以拜见公子光临，此生心愿足矣。日后便可放怀静修，等待佛主召唤了。”说罢，落下泪来。源氏公子一见，忙道：“前日听得妈妈身体欠安，我心中一直念叨。如今又闻削发为尼，遁入空门，更是惊诧悲叹。但愿妈妈身安体泰，青松不老，得见我升官晋爵，然后无牵无挂地往生九品净土。若对世间尚有牵挂，便难成善业，不利于修行。”说罢，已是泪流满面。

大凡乳母，惯常偏爱自己喂养的孩子。即使这孩子有诸多不足，也尽可容忍，反而视为十全十美之人。何况此等高贵美貌的源氏公子，乳母自然更加觉得脸上光彩。自己曾经朝夕尽力侍候他，看他长大成人。这种高贵的福气，定是前世修来的，因此眼泪流个不住。乳母的子女们看见母亲做了尼姑还啼啼哭哭，这般没完没了，怕源氏公子看了难受，于是互递眼色，嘟嘴表示不满。源氏公子体会乳母此时的心情，钟情地说道：“小时疼爱我的母亲和外祖母，早谢人世。后来抚养我的人虽多，但我最亲近的，就只有妈妈你了，长大成人之后，因为身份所限，不能随心所欲，故而未能常来看望你。如此久不相见，便觉百般思念，心中很是不安。古人云：‘但愿人间无死别’，真是这样啊！”他如此安慰道。情真意切，不觉眼眶湿润，泪水和衣香飘洒洋溢。先前尚抱怨母亲的子女们，一见这般情景，也都感动得落下泪来。心想：“做此人的乳母，的确大不一般，倒真是前世修来的哩！”

源氏公子当下请僧众再作法事，祈求佛主保佑。临别，又叫淮光点起纸烛，取出夕颜花的人家送他的白扇，仔细端详。但闻芬芳扑鼻，似带着主人的衣香，直令人爱不释手。扇面上的两句题诗也极为潇洒活泼：

“政颜凝露容光艳，定是伊人驻马来。”似信手拈来，但又不失优雅。源氏公子心中暗暗称奇，顿觉兴味盎然，忍不住对淮光说道：“这西邻是哪一家，你打听过么？”淮光心想：“我这生子的老毛病又犯了。”又不便说破，只是若无其事地回答道：“我到这里住了五六天，因家有病人，需尽心看护，不曾有心思探听邻家之事。”公子心中不悦，说道：“你以为我心存非分之想么？我只不过想问问这扇子之事。你去找一个知情的人，打听打听。”淮光遵命。问了那家的看门人，回来向公子报道：“这房子的主人是扬名介，听仆役说，他们的主人到乡下去了。他妻子年轻好动，姐妹们都是富人，便常常来此走动。更详尽的，我这作仆役的就不知晓了。”源氏公子暗自揣摩道：“如此说来，这扇子定是宫人的，这首诗大概也是其熟练的得意之作吧！”又想：“这些并非高贵人家的女子，素昧平生，却这般赋诗相赠，可见其心思也甚为可爱，我倒不能就此错失良机了。”生性多情的公子，已是情心萌动，遂在一张怀纸上即兴题诗，笔迹却不似往日：“暮色苍茫若蓬山，夕颜相隔安能望？”写罢，便教刚才摘花的那个随从送去。却道那人家的女子，并不曾见过源氏公子，只是看他侧影便推想容貌出众，所以题诗于扇赠他，期望得到回复，却迟迟不见回音。正觉兴味索然，忽见公子派人送诗而至，立时喜悦不已。读罢，众人便商量如何作答，然众口不一，难以定夺。随从等不耐烦，空手而归。源氏公子一行人将火把遮暗，悄悄地离开了乳母家。路过邻家时，见吊窗已经关上。从窗缝漏出来的灯光，照在街面上，十分幽暗惨淡。来到六条的邸宅，顿觉另是一番景象：满眼奇花秀木，齐整耐看；住处优雅娴静。那六条妃子的品貌，更非寻常女子所能及的。以致公子一到此地，竟将那墙根夕颜之事忘了个一干二净。第二日，待日上三竿，方迟迟动身。走在晨光中的公子，沐着朝阳，姿容异常动人，实不愧世人之美誉。归途中经过那夕颜花的窗前，往昔多次路过，熟视无睹的事物，而今却因扇上题诗，格外牵扯公子的心思。他寻思道：“这里面住的人，到底如何呢？”此后每次探望六条，往返经过此地，必然留意这户人家。

几日后，淮光大夫前来参见。先说道：“四处求医，老母病体始终未见痊愈。如今方能抽身前来，甚是失礼。”如此客套之后，便来到公子身边，悄悄报道：“前日仆受命之后，遂找得一个知情的人，详细探问。谁想那人并不十分熟悉，只说‘五月间一女子秘密到此，其身分，连家里的人也保密呢。’我自己也不时从壁缝中窥探，但见侍女模样的几个年轻人，穿着罩裙来来往往，便知这屋子里有要侍候的主人。昨日下午，趁夕阳返照，屋内光线明亮之机，我又窥探邻家，便见一个坐着写信的女子，相貌好生漂亮！她陷入沉思，似有心事。旁边的丫环也在偷偷哭泣，都清晰可见呢。”源氏公子听得淮光陈述，微微一笑，心想再详细点就好了。淮光此时想：“主子正值青春年少，且容姿俊美，高贵无比，乃天下众多女子所期盼的意中人。倘无色情风流雅趣之事。也未免美中不足吧！世间凡夫俗子、微不足道之人，见了这等美人尚且木舍呢。”于是又告诉公子道：“我想或许能再探得些消息。便揭了心思寻了个机会，向里面送了一封信去。立刻便有人写了一封信给我，文笔秀美熟练，非一般女子所书。恐这里面具有不寻常的年少佳人呢。”源氏公子说：“你就再去求爱吧，不知道个底细，总是叫人不甚安心。”心想这夕颜花之家，大概就是前田雨夜品评中所谓下等的下等，左马头所谓不足道的那一类吧。然而其中或许大有珠玉可措，给人以意外惊喜呢。他觉得这倒是件颇有趣味的事。

却道冷淡至极的空蝉，竟不似人世间有情之人。源氏公子每每念及，心中就怅恨不已：“就算我那夜有所冒犯。若她的态度温顺柔美，尚可由由此决绝；但她那么冷淡强硬，倘若就此退步，怎能心甘。”直教他始终无法忘记那空蝉。其实源氏公子先前并不在乎这种平凡女子，只是那次雨夜品评之后，便产生了想见识世间各色女子的念头，也就更加广

泛留意了。可一想到那个轩端获还在天真地等待着他，就觉得可怜。倘此事被那无情的空蝉知晓了，定会遭到耻笑吧。于是心中不安，倒想先弄清了空蝉的心思再说。正巧，那伊豫介有事从任职地到京城来了。此人出身高贵，虽然乘了海船，旅途饱受风霜，脸色黝黑憔悴，让人看了不甚舒畅。但眉宇间仍不失清秀，仪容俊美，卓然不俗。他先匆匆来参见源氏公子，向他谈起伊豫园的种种趣事。源氏公子本欲了解当地情况，比如浴槽究竟有多少等琐事。却因心中有事，终究无心多问。他面对伊豫介，浮想联翩，心中不免自责：“面对如此忠厚的长者，胸中却怀着些卑鄙念头，真是羞愧！这种恋情实是不该再想到那天左马头的慨叹，正是据此而发，便越发觉得对不起这个伊豫守了。仿佛这无情的空蝉也有了可谅解之处。

伊豫守告诉源氏公子。此番晋京，是为操办女儿轩端获的婚事，然后将携妻共赴任职地去。源氏公子听得这般，心中万分着急。待伊豫守离去，便与小君商量道：“我想再和你姐姐会面一次，你能设法否？”小君想：“即使姐姐有此心思，偷偷幽会恐也不易。况且她认为这姻缘与自己不相称，恐丑闻流传，早就断了念头。”而空蝉呢，倒觉得源氏公子就此和她决断，将她遗忘，多少有些索然悲哀。所以每逢写回信时，她总是尽量措词婉转，词句也尽量附庸风雅，甚至配以美妙的文字，以使源氏公子仍觉可爱，尚可留恋。这样，也委实使得源氏公子一方面恨她冷酷无情，一方面又愈发忘不了她。至于那风流女子轩端获，虽然嫁了丈夫，身分已定。但谁知她的态度，仍是钟情于他的，因此尚可放心。以致源氏公子听到她结婚的消息，也并不十分在意。

是年秋天，源氏公子日思夜虑，心烦意乱。连左大臣味宅也久不光顾，弄得葵姬更是怨恨。而六条妃子呢，开始时并不接受公子的求爱，却终于被公子说动了心，两人开始频频幽会。却不料公子随即态度胜变，对她疏远起来。令六条妃子好不伤感！她想：以前他是一往情深的，如今为何如此呢？这妃子倒也深谋远虑、洞察事理，她想起两人年龄悬殊，太不相称，深恐世人谣传。如今两人为此疏远，更觉痛心难当。源氏公子不来的日子，一人孤装独寝之际，便忍不住左思右想，时时悲愤叹息，难以入眠。

早晨，朝雾迷漫。源氏公子被侍女早早催促起身，睡眼惺忪，长吁短叹地走出六条邸宅。侍女中将打开一架格子窗，又撩起帷屏，以便女主人目送公子。六条妃子抬起头来看着门外的源氏公子，只见他正观赏着庭院中色彩缤纷的花草，徘徊不忍离去。姿态神情优美伤感，妙不可言。公子走到廊下，中将陪着他出来。这中将穿件时兴罗裙，颜色为淡紫面兰里子映衬，腰身瘦小，体态轻盈。源氏公子频频回顾，便叫她在庭畔的栏杆边小坐，仔细欣赏她美妙娇俏的丰姿和柔顺垂肩的美发。心旌飘动，好一个绝代佳人。趁势口占道：“花色虽褪终难弃，欲折朝颜因受难！”吟罢，捏住了中将的手，一往情深地望着她。中将吟诗也小有名气，便答道：

“朝雾未尽催驾发。莫非名花留心谁？”她心灵机巧，此诗巧妙地将公子的诗意附于主人了。适逢一个面目清爽的男童，媚态可掬，仿佛是为这场面特设似的，正穿行于朝雾中，分花拂柳，任凭露珠遍湿裙裾，寻了一朵朝颜，奉献给源氏公子。这情景恍若画中。村野农夫等不善情趣之人，尚且选择在美丽的花木荫下休憩。因此，那些间或得以一睹源氏公子风采的人，无不一见倾心，思量自己的身份。若家有姿色可观的爱女或妹妹，定要送与公子做侍女，也顾不得卑贱的身份了。那侍女中将，今日有幸，蒙公子亲回赠诗。加之公子绝世俊秀之姿，稍稍解得风情的女子，都不会将此视为寻常。她正盼望着公子朝夕光临，与她尽情畅谈呢。此事暂且不提。

话说谁光大夫自从奉源氏公子之命窥探邻家情状，便尽心竭力，颇有收获，因此特来报告公子。他说道：“邻家的女主人是何等样人，竟不可知。其行踪十分隐秘，断不让人知道来历。倒是听说其寂寞无聊，才迁居到这向南开吊窗的陋屋里来的。若是大街上车轮滚动，那些年轻侍女们就出外打探。有时一主妇模样的女子，也悄悄伙了侍女们出来。远远望去，其容颜俊俏，非同一般。那天，大街上响起开路喝道声，一辆车疾驶而来，一女童

窥见了，连忙进屋道：‘右近大姐！快来瞧瞧，中将大人经过这里呢！’只见一个身份稍高的侍女出来，对女童直摆手：叫小点声！’又说：‘你怎知是中将大人呢？让我瞧瞧。’便欲窥看。她急急忙忙地往外赶，不料衣裾被桥板桥绊住，跌了一跤，险些翻下桥去。她懊丧地骂道：‘该死的葛城神仙，架的桥多糟！’于是兴味索然。车子里的头中将身着便服，带了几个随从。那侍女便指着道，这是某某，那是某某。而那些正是头中将的随从和待童的名字。”源氏公子问道：“果真是头中将么？”当下寻思：“这女子莫不是那晚头中将所言之常复，那个令他依恋不舍的美人儿？”淮光见公子对此颇感兴趣，又乘机报告道：“老实说：我为此在这人家熟悉了一个侍女，如今已是十分亲昵，对这家的情况亦全然知晓了。其中一个模样、语气与侍女一般的年轻女子，竟是女主人呢。我在她家串进串出，装着一无所知。那些女子也都守口如瓶，但仍有几个年幼的女童，在称呼她时，不免露些马迹。每遇此，她们便巧妙地搪塞过去，真似这里无主人一般，实在可笑户说着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源氏公子觉得此事新鲜，说道：‘俄个时机去探望乳母，趁此我也窥探一番。’心想：“前次暂住六条，细究那户人家家中排场，并不奢华，也许就是左马头所鄙弃的下等女子吧。可这样的女子中，说不定有意外的可心人儿呢。”淮光向来对主子言听计从，自身又好色恋情，自然不愿放过一切机会。于是绞尽脑汁，往来游说，最终成全了主子，与这主人幽会。其间细节，权且不表。

对这女子的来历，源氏公子终不能得知，便将自己的身份也隐瞒起来。他穿着粗陋，徒步而来，不似乎日那样乘车骑马，以掩人耳目。淮光心想：“主子今儿是有些反常了。”只得让公子乘自己的马，自己跟在后面，不免感到懊恼，便嘟囔道：“我也是多情的人，却这么寒酸，叫意中人见了岂不难堪！”源氏公子小心谨慎，只带两人随往，一个是那天替他搞夕颜花的随从，另一个则是从未露面的童子。仍恐女家知晓瑞底，连大部停母家也不敢贸然造访了。

那女人不能知道源氏公子身份，也好生奇怪，百思不晓。每逢使者送回信时，便派人跟踪。天亮，公子出门回宫时，也派了人探视他的去向，推测他的住处。无奈公于机警，终不能探得底实。尽管如此，她仍是毫无就此舍弃之意，仍是忍不住前去幽会。有时也感到未免过于轻率，一番悔痛后，仍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男女之事，即使如何谨严自守，也难免没有意乱情迷之时。源氏公子虽然处处小心，谨慎行事。但此次却感到极为惊诧：早晨刚与这女子分手，便思念不已；而至晚上会面之前，已是心急如焚了。同时又自我安慰，许是一时新鲜罢。他想：“此女浪漫活泼有余而沉着稳重不足，又非纯真处女，出身亦甚低微。何以如此令我牵肠挂肚呢？”思之再三，也觉木可理喻。便越发小心谨慎：一身粗陋的便服，连面孔也遮了起来，令人看不清楚。夜深人静之时，再偷偷地潜入这人家，情形如同旧小说中的狐狸精。虽然在黑暗中也能觉察他优越的品貌，但夕颜。动中愈加疑惑，常常恐惧悲叹。她想：“这人究竟何样？想必是邻家那个好色之徒引来的吧。”她开始怀疑淮光。但淮光却佯装糊涂，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把个夕颜弄得莫名其妙，暗自愁思烦闷。

这边源氏公子也颇烦恼：“这女子不轻易显露，装着信任于我，使我放松警惕。有朝一日乘势逃离，教我如何找寻？何况哪一天迁别这暂住之地，也未尝不可能。”倘是无法找到，就此情断，春梦一场，倒也妥善。但源氏公子左思右想，断然不肯就此罢休。有时为避人耳目，便忍下思念。一人孤装独寝之夜，免不了提心吊胆，忧虑悲愁。仿佛这女子夜间便会逃走。于是定下决心：“此事尚须一不做，二不休，将她迎回二条院吧。就是泄漏出去，也已成定事，奈何不得了。从不曾如此牵挂，怕真是前世定下的姻缘。”如此一想，他便对夕颜道：“我想带你去一处舒服的地方，我们可以从容交往。”夕颜道：“话是如此，你古怪的行径，令我有些胆怯呢。”语调天真烂漫，无甚掩饰。源氏公子倒也认为在理，便笑着远她道：“我们两个总有一个是狐狸精的。权当我是狐狸精，这就迷惑你吧。”甚是亲见！夕颜便放心地依了他。源氏公子终觉如此不甚合于情理，但念及这女子

的诚心与百般柔顺，便又生出传香惜玉的感情来。他常常怀疑她即是头中将所说的常夏，也竭力回忆那夜头中将的描述。他觉得这女子隐瞒自己的身份，自有其理由，所以不予穷究。他推想她的心态，却并无逃隐之意。如果慢怠了她，也就不可知，但如今则可以安心了。于是转而一想：“假如我稍稍看重其它女子，她会如何？这也许很有趣哩。”

八月十五夜，清风轻拂，明月高挂。月光透过板房缝隙，一道一道投射房中。源氏公子不曾见惯这等景象，觉得充满奇情异趣。天快亮时，邻家的人相继起身了。隔着板壁，几个庸碌的男子高声大气地谈话。一人叹息道：“这样冷的天气，今年生意恐不大好呢。这鬼地方，到处不成个样，真让人担心的。喂，北邻大哥，我激...”这些贫民为了衣食，早早便起身劳作，嘈杂之声扰耳，夕颜觉得有些难堪。若她贪慕虚荣，住在这种地方，定会觉得陷入泥坑而苦不堪言。好在她宽宏大量，纵有痛苦与悲哀，或受人耻笑，也并不介意。如此达观而超然，以致外界的嘈杂混乱，并不能影响她的心绪。再则，既已身处此境，羞债、厌恶也是无用，倒不如木露声色，随遇而安。外面舂米的声音似乎就在耳旁，比雷霆还响，大地也为之震动。源氏公子从未听过这等烦躁之声。另有一些杂乱的声音，时轻时重，从四面传来。间杂一两声寒雁的鸣叫，哀愁凄凉，扰人清梦，教人忍无可忍。

源氏公子住在靠边的一个房间。早上起身之后，他亲自开门，和夕颜一同出去观赏景色。这庭院狭僻，几竿淡竹萧疏仁立；花木上的露珠与晓月相映，晶莹透亮，与宫中无别；秋虫的咽鸣声散漫各处。源氏公子记得在宽广的宫中，连壁间的蟋蟀声听来都遥远。如今这些虫声如在耳边，他便觉得有些难受。只因对夕颜格外恩爱，这些不快都暂且消减了。夕颜此时身着白色夹衫，外罩柔软的淡紫色外衣，装束娇艳却不华丽，体态轻盈秀美。表面看去，似乎并无出众之处，但言语间总让人万分怜爱，实在是个可心的人儿！若是再刚强些就最好不过了。源氏公子想无牵无挂地畅谈，便对她说道：“我们现在到附近一个能够开怀畅谈到明天的地方去吧！老呆在这里，苦闷得很！”夕颜平静地说着：“这样未免太匆促了吧！”源氏公子便与她立下山盟海誓，订了来世之约，夕颜才真心真意，坦诚相待，态度天真如小女孩。当下源氏公子也顾不得人言可畏了，立即吩咐侍女右近叫随从将车子赶进门来。别的侍女虽感不安，但知这源氏公子与主人的爱情异乎寻常，也就信赖他，由他将女主人带走。

天色微明，晨鸡尚未啼叫，万籁俱寂。只几个山僧之类老人的诵经声清晰可闻。想必这些老人是在为朝山进香预先修行吧。源氏公子想象着他们不停地跪拜起伏的辛苦模样，很是可怜。心中道：“人世无常，如朝露一般。为何贪婪地为自己祈求不止呢户正在想时，忽听得一片“南无当来导师弥勒菩萨”之声，随即便是跪拜的响声。公子大受感动，对夕颜说道：“你听！他们不仅为此生，还为来世修行呢！”于是口占道：君应效此优婆塞。莫忘来生誓愿深。”誓愿同生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弥勒菩萨出世之时，这盟约今夕颜觉得万分语重心长！便答道：

“此身未积前生福，何以期束后世缘？”听来令人不甚惬意。是时晓月即将西坠，夕颜不愿贸然乘车去莫名之地，一时犹豫不决。源氏公子不停地劝慰怂恿，催促起程。此时月亮隐入云中，天已渐亮，景物膜俄。源氏公子按例在天未大亮前匆忙上道，情急之下，便轻轻地将夕颜抱上年。命右近相伴，驱车出门。

不多时，车子来到了离夕颜家不远的一所宅院门前，停下来。叫守院人开门。趁这间隙，公子环顾四周，只见路荒草野，古木参天，阴森森甚是吓人。云雾缭绕，弥漫车帘，浸润了衣袂。源氏公子对夕颜说道：“从未经历此种景象，真寒人心肺哩！正是：

披星戴月事，而今初相问。古来游冶客，能解此情无？你见过此景么？”夕颜羞答答地吟道：

“此山隐落月，山名未可知。碧落当已尽，顿然芳姿隐。我害怕呢。”源氏公子推想这景象如此阴森可怖，许是因为自己常居皇室，如今这么一改变，倒似十分有趣。车子停在西厢前，解下牛，将车辕搁在栏杆上。源氏公子等人便坐在车中，等候打扫房间。侍女右近

对此大为惊异，暗自回忆女主持与头中将私通时的情形。从守院人四处奔忙、殷勤服侍的态度，依稀可见源氏公子的身份。右近已有所悟了。

天色渐明，远山近树依稀可见。院宅已打扫清爽。源氏公子这才下得车来，步入室内。这守院人是公子亲信的家臣，曾经在左大臣邻上做事。此刻他走近公子道：“当差的人都已离去，恐不方便。我去招呼几个熟手来吧？”源氏公子说道：“我是故意选了这僻静的地方，万不可让外人知道。”这守院人便慌忙去备办早粥，因人手不够，终显得张皇无策。而源氏公子呢，第一次在这破落荒凉处旅居，倒颇觉新鲜。所以除了滔滔不绝地和夕颜谈情说爱，便无所事事。

二人稍作歇息，接近中午，方才起身。源氏公子随手将格子廖打开。只见庭院树木丛生，寂寥无人，一派凄凉。院中的些许花草，也已衰弱无力；池中水草，枯萎零落。满眼都是萧条的哀秋。那边的篱屋里，仿佛住着人，然而距此甚远。源氏公子对夕颜说：“此地人烟绝迹，很是荒凉。若有鬼，也无法奈何于我吧。”其时他仍掩着脸，夕颜看了，有些不悦。源氏公子暗想：“亲昵若此，还这般遮遮掩掩，真是不合情理。”便吟诗道：“露中夕颜仰首笑，当初邂逅皆应缘。那日题写在扇面上赠我的诗，有‘夕颜凝露容光艳’的句子。如今我露了真面目，你当如何广夕颜斜斜地瞟了他一眼，低声吟道：“艳艳容光当漫道，惟恐黄昏看不清。”一首意趣平平的诗，但源氏公子听了却别有趣味。此时他与夕颜推心置腹，互述衷肠，将那绝世的优美风采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原本就荒凉的野景，仿佛因此更为失色了。他对夕颜说道：“你一向隐瞒着身份，颇令我生气，故而也不将实情告知与你。如今我做得榜样，开诚布公，你总该告诉了我吧！一味如此，很让人烦闷呢。”夕颜答道：“怎才能向你道清呢？我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一副娇艳模样。源氏公子说道：“这便无可奈何了！也不可怪你，是我先对你隐瞒的。”两人凄凄怨怨。情真意切地度过了这美妙的一日。

淮光寻得此地，给公子送了些果物来。但又怕右近取笑，便不敢贸然走进去。但见公子为这女子竟藏身这种地方，真是忍受不住。淮光进而猜想这女子一定美貌非凡，便不免有些懊悔。心想：“本来应该属我，现在让与公子，我的气量也够大了。”

薄着时分，源氏公子百无聊赖，眺望着远方。夕颜嫌室内光线太暗，感到惧怕，就来到廊上，卷起带子，躺在公子身边。两人脸对脸，四目注视。夕阳将他们的脸照得红亮亮的。此时的夕颜，在这莫名的情景中，竟忘却了一切忧思，表露出无限的柔情媚态。因周围景况令她胆怯，便终日依附公子，宛如小鸟依人，也实在是楚楚可怜。源氏公子于是提早关上格子门，唤人点了灯。他怨恨地说道：“我们既为伴侣，理应真心相待，你却仍有所虑，真使我伤心。”猛然间他又想起：“父皇一定在找寻我了吧。使者们找得到才怪呢！”既面又想道：“我爱这女子到如此地步，甚是稀奇。长久没去探望六条妃子，她该不会恨我吧？但又不能怨她啊！”恋人之中，六条妃子总是第一个令他怀念的。但眼前这女子美好可爱，令人垂怜，便冲淡了六条妃子的影子。公子开始在心中将两人评品，对六条妃子的思念也就有些削减。

将夜半时，源氏公子才源脱入睡，恍惚间见一美丽女子坐于枕旁，幽怨地说道：“当初为你少年英俊，便真心爱恋，哪知你心中无我，却陪了这个下贱的女人。这般无情无义，直把人气死也！”说罢，便动手来拉身旁的夕颜。源氏公子心知着了梦魇。强睁开眼，见四周漆黑一片，只觉阴气逼人。忙取出佩刀放在身旁，叫醒右近。这右近也很胆小，循依到公子身边来。公子说道：“林去唤醒过廊里的值宿人点纸烛来。”右近心中害怕，说道：“四周一片漆黑，叫我怎么敢出去呢？”公子强笑道：“你真似个小孩子。”说着拍起手来。四壁相继发出空空的回声，反而更加吓人，却没有一个值宿人听见。只这夕颜浑身战栗，早没了言语，确实是痛苦不堪。一身冷汗后，已是奄奄一息了。右近心痛道：“小姐素来胆小，沾点小事就已魂飞魄散，别提现在有多难受呢！”源氏公子想：“的确这样。这个人白日里望着天空也会发呆，真可怜啊！”于是对右近说道：“你且护住小姐，我自

去叫人吧。”待右近走到夕颜身边，源氏公子始从西面的边门走出去。打开过廊的门一看，灯火也皆熄灭。外面夜风习习，寂寂无声。值宿的三人，都睡着了。其中有守院人的儿子，源氏公子经常使唤他。一个是值殿男童，另一个便是那个随从。守院人的儿子听得喊叫，应声起坐。公子说道：“拿纸烛来。叫随从赶快鸣弦，不要停止。此地人迹稀少，阴森可怖，怎可如此放心大睡？听说谁光来过，此刻在何处？”年轻人答道：“他来过的。只因未有公子吩咐便回去了。说是明日清晨来迎接公子。”这守院人的儿子是宫中禁卫武士，善于鸣弦。他一面拉弓，一面叫喊“火烛小心”，四下里巡视。

听得这熟悉的鸡弦声，源氏公子不禁想像宫中：“此刻巡夜人可能已经唱过名了。禁卫武士鸣弦，正当此时呢。”如此想来，此夜尚早，便回到房间，暗中打量。夕颜依然躺在床上，右近俯伏在她身旁。源氏公子说道：“为何这般胆小！荒郊僻野，狐狸精之类的东西固然可怕，但有我在，也不至如此惊慌的！”便使劲把右近拉到身边。“太吓人了，心里直抖，才俯伏在地的。不知小姐现在可好些了？”右近说道，惊魂未定似的。公子道：“哎，怎的？”暗中摸了摸夕颜，已经没有了气。摇摇身子，更觉四肢软弱无力，神志不清。源氏公子想：“赖妖怪迷住，她也太稚气了。然而，虽是心急如焚，又实在想不出办法来。那个禁卫武士把纸烛送来了。右近早已吓得瘫软如泥。源氏公子便把旁边的帷屏拉了过来，把夕颜的身体遮住，对武士说道：“把纸烛给我拿来！”然而武士恪守规矩，不敢近前，只在门槛边站住。源氏公子说道：“拿过来些！真是呆子啊！”烛光中，似觉刚才那个梦中美女，就坐在夕颜身旁，但顷刻间便又无影无踪。

源氏公子想：“以前只在小说中见过这样的情景，如今却亲眼目睹，好生吓人。不知夕颜究竟情况如何？”脑子里乱哄哄的，不知所措。想了一想，就在夕颜身旁躺下，轻声呼唤。哪知夕颜已经浑身冰冷，香消玉殒了！源氏公子顿觉精疲力竭，孤苦无助，不知如何是好。要是有一个能除妖降魔的法师，该多好啊！然而法师又何处可寻呢？自己虽然年轻气盛，毕竟阅历浅薄，眼看着夕颜仙去，却无计可施，叫人怎不心痛？于是只一味地将她抱在怀里，呼天抢地：“可爱的人儿，你活过来吧！怎忍心抛下我？”然而夕颜的身体已经冰冷，终是与死人无别了。右近早已晕倒，此时突然睁开双眼，放声大哭。源氏公子想起了从前某大臣在南殿驱鬼的故事，情绪就好了些。对右近说道：“现在像是断气了，但不会就这样死去。夜里哭声会惊动他人，你要克制才是。”然而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他也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叫来那个武士，说道：“出怪事了，有人被鬼迷住。你赶快派人去找淮光大夫，叫他快来。再悄悄告诉他：如他哥哥阿阁梨也在，便一同来。不要让他母亲知道，以免她干涉。”他尽力掩饰着悲痛吩咐完武士，其实早已无法自持了。人亡犹可哀，惨境更难熬。夜半风急，松涛阵阵，不时还夹带一两声怪鸟的惨啸，可能是猫头鹰吧。源氏公子在这寂静无声的夜色里思前想后：“我竟鬼使神差到这等荒僻之地来投宿！”但悔之晚矣。右近已经神志不清，哆哆嗦嗦紧紧偎在源氏公子身旁，如同死去一般。源氏公子麻木地把右近紧紧抱住，想：“难道她也不行了？”这时屋里只源氏公子一人还像个活人，但他束手无策。灯光摇曳惨淡，映照着正屋边的屏风和各个角落，仿佛背后传来客套的脚步声。源氏公子想：“淮光啊，你早些来吧！”但这淮光漂泊不定，使者四处找寻，直至东方欲晓。这段时间在源氏公子看来简直度日如年。终于听得一声鸡叫，源氏公子如释重负：“我前世到底作了什么孽，要经受这生死攸关的磨难？莫非是我在色情上犯了大罪，逆了天理而遭报应？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此事如果传扬开去，宫中且不说；世人知晓，必鄙之下流了。想不到我现在倒声名狼藉！”

淮光大夫终于来了。此人平常均侍候在侧，惟独今宵不来，而且无从寻找。源氏公子有些厌恶。可是见了面，又没有勇气发泄，竟一时缄默无言。右近看是淮光来了，便知他是最初的怂惠者，忍不住哭了起来。淮光未来，源氏公子还能硬撑着，所以抱着右近。现在淮光来了，他透了一口气，哪里还忍得住，便也放声大哭起来。好不容易止住泪，对准光说

道：“此番怪事，是不能用言语表述的。听说诵经可以驱逐恶魔，使人复生。我想立即就办，阿阁梨也一起来，行吗？”淮光答道：“阿阁梨昨天已经回比睿山去了……此事真是奇怪。小姐近来贵体无恙？”源氏公子哭道：“很好。”他哭得凄婉哀怨，淮光也受了感染，呜呜地哭了起来。

大凡年富历丰、见识深厚的人，遇事都能临危不乱。源氏公子和淮光大夫都年轻识浅，此时早已六神无主。倒是淮光略有主张，他道：“首先，要保密。宅院里的人知道了这事，是不妥的。守院人倒是可靠，可他的家眷就不可靠了。其次，我们要赶紧离开此地。”源氏公子道：“还有什么地方的人比这儿少呢？”淮光说道：“说得也是。如果回到小姐屋里，那些侍女定然也会悲泣不止。人多杂乱，定有人问，便免不了会传扬开去。最好到山中找个寺院，那里常常有人举行殡葬，趁人不备我们可以悄然进去了。”他想了片刻，又道：“从前我认识一个侍女，后削发为尼，迁居东山那边去了。她是我父亲的奶娘，现在年事已衰，仍居故处。东山人来人往，惟她处安静。”此时天已渐明，淮光便吩咐备车。源氏公子经一夜折磨，已无力抱起夕颤了。淮光便将她用褥子里好，抱到车上。她身材小巧玲珑，所以尸体并不令人讨厌，反使人怜惜。那褥子短而窄，包不得全身，黑发飘散在外。源氏公子觉得惨不忍睹，悲痛欲绝。他坚持要陪同前往，想亲眼看着那一缕红尘升入天际。淮光大大阻拦道：“公子千万留步，趁眼下行人稀少，赶紧回二条院吧！”于是叫右近上车伴着遗体，又将马让给源氏公子，然后撩起衣衫，蹒跚地跟在车子后头，出了院子。公子的悲伤之情几近极点，令淮光顾不得自身，驱车直往东山而去。源氏公子则若梦中一般，昏昏然到了二条院。二条院里议论纷纷：“公子到底从哪里回来？竟这般沮丧。”源氏公子径直走进寝台的帐幕里，以手抚胸，越发胸中梗塞：“我怎不搭那车一同前往呢？她若未死，醒过来，知道我弃她而去，定恨我是无情无义之徒。”他一直叨念着，心烦意乱，胸中郁闷，连话也说不出来了。甚至觉得头晕脑胀，体内燥热，痛苦不堪。他想：“真是活受罪啊，不如死了倒好！”直至日上三竿之时，仍无心起身。侍女们也不知公子是为了何事。劝用早膳，木呆呆，不举筷，哭丧着脸，长吁短叹。此刻皇上派使者来了。原来皇上昨天早上就派使者找寻公子下落，没能找到，坐卧不安。所以今天特地派左大臣的公子们前来询问。源氏公子便只让头中将一人“来此隔帘立谈”。公子在帘内说道：“我的乳母于五月重病在身，削发为尼。幸得佛主保佑，方才痊愈。哪知近来又旧病复发，异常衰弱，盼望我前往探视，以求再见一面。这是我幼时疼爱我的人，在此弥留之际，如若木去，如何忍心，所以前去探视。不料她家早有一个患病的仆人，病势危重，已病死在家，还本送出。他们顾及我胆小，隐瞒了此事，直到天黑，趁夜幕笼罩，才把尸体送出去。此事过后我才知晓。现在快到斋月，宫中正在忙于准备佛事。找乃不洁之身，不便贸然进宫。今晨又伤风受寒，体热头疼难忍。隔帘致辞，实属无礼之举。”头中将答道：“事已如此，我立即将此佑禀奏皇上。昨夜皇上顿生管弦之兴，故而派人四处寻找公子。因不见下落，圣心颇感不悦。”说罢便告辞，一会又回来了，问道：“哪死人究竟怎样？刚才您所说的，似不可信吧！”源氏公子心中有鬼，支吾其词道：“所言俱为实情，望将我偶尔身蒙不洁之事奏闻是上。有所怠慢，还望海涵。”他装着若无其事，其实心中已伤痕累累，心情很是烦躁，不想与人交谈，只传唤藏人并入内，叫他将身蒙不洁之情由如实禀奏。另外备一封信送交左大臣府。信中说明因有此故，暂时不能参谒。傍晚，淮光由东山归来面见公子。由于公子已对人宣称自己身蒙不洁，来客只得隔帘相见。便即封退出，教室内并无他人。公子即召淮光进入帝内，问道：“如何？果真没办法了么？”说着，便以袖拭泪。淮光也涕泪说道：“实在是毫无办法。寺中停尸过久，很是不妥。而明日却正是宜于殡葬之期。我在那儿有一个相识的高僧，已将有关葬仪的事情托付他了。”源氏公子问道：“同去的右近如何？”淮光答道：“她好像也不想活了。只一味嚷道：‘让我跟小姐同去吧！’真是死去活来。甚至要坠岩自尽，还说要在这事告诉五条院的人。我对她百般劝慰，对她道：‘你暂且镇静，待把事情安排得周详些再议。’才终于

没有引出事来。“源氏公子一闻此言，其为悲伤，叹道：“我也极为痛楚！不知如何处置方为上策！”淮光劝道：“事已至此，伤心何用！一切皆为前世注定的。这件事定然不会走漏风声，后事均由我一手办理，请公子放‘动便是。”公子道：“说得也是。我想世事均为前世所定吧。可是，我因胡行妄为，伤害了他人的性命，负此恶名，真是痛心疾首！你千万不可将此事告诉你的妹妹少将命妇；更不可让你家那位老尼姑察知。她平素常劝谏我不可轻浮造次，倘若被她知道了，我定然羞惭难当！”他嘱咐淮光要守口如瓶。淮光说道：“科人自不待言，就是执行葬仪的法师，我也对他隐瞒了实情。”公子感到此人确实可靠，心里方有了几分踏实。侍女们见得此情此景，都莫名其妙。她们窃窃私语：“真奇怪，到底什么事呢：说是身蒙不洁，宫中也不参谒，为何又在此处叽叽咕咕，哀声叹气？”至于葬仪法事，源氏公子嘱托淮光道：“切不可怠慢草率。”淮光说道：“怎会怠慢草率呢！不过也木宜过于铺张。”说着便欲告辞。但公子一时悲从中来，对淮光说道：“我如果不能如愿再见遗骸一面，总是不得心安的。让我骑马前去吧。”淮光转念一想，此事实不在妥，但无可奈何。答道：“公子有此心愿，也是情理中事。但请趁早出门，天明之前必须回来。”源氏公子便换上新近微行常穿的那套便服，正要出门。此刻源氏公子心事重重，苦不堪言，想到夜涉山路，荒险重重，不免心中回肠百转，举棋不定。然而又别无他法遣此悲哀。他想：“此时不见遗骸，那得到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呢？”便一意私念，带了淮光和那个随从，出门登程。

行至贺茂川畔。十七之夜的月亮已高悬于空，前驱所持火把更显得黯然无光，遥望鸟边野那景致很是凄凉。然而源氏公子今夜心有所怀，故全然不惧。一路浮想联翩，好不容易才到达东山。空山沉寂，有板屋一间，近傍一座佛堂。那老尼姑于此修行，好不凄凉！屋内有佛，佛前灯光闪烁。惟听得一女子正暗自抽泣。室外另有几位法师，时而交谈，时而低声念佛。各寺院初夜诵经已毕，四周一片沉寂。尚有清水寺方面还灯火辉煌，参拜者熙来攘往。有一得道高僧，乃老尼之子，正用悲声虔诵经文。源氏公子闻之，不觉涕泪纵横。入得室来，但见右近背着灯火，隔屏面对夕颜遗骸，俯伏在地。源氏公子何尝不知其内心苦楚！夕颜遗骸较之生前无异，且略显可爱，并不叫人惧怕。源氏公子遂握其手说道：“容我再听听你的声音吧！你我前生结下了何等宿缘，以至今世相聚日短，我对你乃一片真心，如今你却匆匆撒手西去，落得我形影相吊，苦不堪言，你果真就那么忍心广他声泪俱下，肝肠寸断。众僧等皆不知此为何人，俱感动得泪流满面。源氏公子哭罢，对右近说道：“今便与我回二条院去吧。”右近说道：“我自幼侍奉小姐，形影不离，时有多多年。如今匆匆诀别，别人问及小姐下落，叫我如何作答？且不知何处肯收容我呢？我的悲苦，自不待言，若外人议论起来，怪罪于我，我又如何辩解？”说罢，大哭不已。一会儿又说道：“还是让我同小姐一道继续作伴吧”源氏公子说道：“这乃前生命定，怪不得你。你且宽心，听我一言。”他一面宽慰右近，一面哀叹道：“如此看来，我哪有心思活下去！”话语凄凉，叫人心酸！此时淮光催促道：“天快亮了。望公子早回！”公了留恋不舍，一步一回头，终是强忍悲痛而去。

夜露载道，朝露膝股，不辨东西，难识归途。源氏公子一边行走，一边回想室内夕颜遗骸，其仪姿如同生前，那件红衣，本为公子亲赠，现已同往，愈发觉得这宿缘是如此奇特！他无力骑马，东倒西歪，全凭淮光于旁扶持，好言相劝，仍步履艰难。回至贺茂川堤上，竟滑下马来。心情甚是恶劣，叹道：“上天也欲让我回家不得，莫非我也要死于此地？”淮光无计可施，心中甚是难堪，想道：“我当初若有主见，即使他命令我，我也决不会带他来，但现在悔之晚矣。”便只得用贺茂川水洗净双手，向观音合掌祈求保佑，此外别无良策。源氏公子尚有自知，终于强为撑着，于心祝佛求助神求佛，借淮光之力，才回至二条院。

二条院里众人见其天明方归，皆感诧异，相互议论道：“真叫人难以置信。瞧公子近来越发古怪了，常偷偷出门。尤其是昨日，那神色真让人担心啊！何必要成日东游西荡呢？”言

罢惟有叹息。原氏公子一回家中，便觉实在难耐，只得躺下，就此也病魔缠身，若不堪言。两三天后，身体信加羸弱。皇上亦闻知此事，担心不已，便于各处寺院进行祈祷祛病：凡阴阳道所有平安忏，恶魔拔楔，密教的念咒祈祷，均皆举行。世间人纷纷谣传说：“源氏公子美貌无双，这等妖冶男子，大约是不足长留于世的吧。”

源氏公子尽管为病痛所缠，却仍难忘那个右近。遂召至二条院，赐一厢房，让其侍奉公子。准光因公子有病，早已六神无主，然谁有强装作态，一心照料这无依无靠之女子，以安顿其事。源氏公子病情略见好转，便召唤右近，由其服侍。这右近不久即与众朋辈亲近有加，随后便成了二条院中人。她身着深黑色丧服。容貌虽不甚俊美，然而实在亦无仅可击。源氏公子对她说道：“身逢这番短暂姻缘，实乃今生不幸，恐性命不久亦将离于人世。你新近失却了相依相伴之人，定然伤怀。本欲慰藉，倘我仍活于世，定要倍加疼爱，惟恐我随她而去，就定会遗憾终身了。”哀声细气把话说完，就呜咽不语了。右近见状，只好尽力排除自身的忧伤，尽心照看公子，生怕有所不测。

二条院殿内众人亦深为公子病体担心，终日惴惴不安。宫中不断有使臣往来于二条院探视病情。源氏公子闻知父皇如此用心良苦，亦觉有些过意不去，只得强作精神以表谢意。左大臣也关怀备至，每日必来二条院问病。或许是各方护理得法，公子重病二十余天后，竟日渐好转，且无不良后果令人虑忌。身蒙不洁满三十天时，已能起床走动。禁忌亦已解除，深知父皇急于相见，便于是日入宫拜望，又赶赴宫中值宿处淑景舍休息片刻。回哪时左大臣亲自用车子相送，病后的种种禁忌，更是千叶万嘱。源氏公子如梦方醒，有如获新生之感。至九月二十日，病体痊愈，面容虽瘦，风姿却不减于病前。且时常沉于想像之中，偶尔亦有伤心落泪之时。见者甚为惊奇，皆道：“莫非真有鬼魂附身？”

一日黄昏，恬淡幽静。源氏公子召右近于身旁，倾述道：“我至今难以明白：为何她借故隐其身世呢？即便真如所言，无家可归，四处浪迹，然我一片真心倾慕于她，却难得其体谅，始终这般隔膜，怎不叫人伤怀？”右近答道：“她为何要隐瞒到底？有朝一日，她自会将真名实姓直言相告。只因你俩不期而遇，一见钟情，她疑是坠身梦中了。她以为：您所以隐名，是因你身份高贵，又是重名誉的人。您并非真心爱她。仅逢场作戏而已。她很苦恼，故不敢告知于你。”源氏公子说道：“相互隐瞒，本无意义。但我的隐瞒，实属无奈，这种苟且行为，深为世人不齿，以往从未敢涉足。况且父皇训诫在先，自己尚有重重顾忌。平日凡我所言，及我所作之事，皆会被人刻意渲染，大肆传扬，故微准有小心谨慎，不敢肆无忌惮。岂料那日黄昏，仅为一朵夕颜花，便对那人一见钟情，难舍难分。了结了这等姻缘，回想起来，这恍如好梦易醒之兆，真是可悲！反过来想，又觉甚为可恨：既姻缘易逝，这般恩爱又是何苦？现已时过境迁，隐瞒实是不必要，就详尽告之于我吧。七七之内，将叫人描绘佛像送寺中供养，以祝福死者。倘姓名亦不知道，到寺中诵经之时，心中为谁回向呢？”右近说道：“实难相告啊！小姐既已隐瞒至今，如今人既已去，即便告知又有何用，且总觉有些不安。小姐自幼父母双亡。其父身居三位中将之职，视女儿着掌上明珠。只因出身微寒，无力让女儿出头，故很郁寡欢而亡。其后小姐偶遇头中将，当时他尚为少将。二人一见钟情，相见恨晚，三年以来，如胶似漆。直至去年秋天，右大臣家使人前来发难。我家小姐自小胆怯，受此番折腾，甚为棋惮，使移至西京奶娘处小住，实为躲避灾难。那里当然苦寒艰辛，久居不易又想迁到山中居住。只因今年此方不吉。为避凶灾，只得于五条那所陋室暂住，本想又巧逢公子，小姐曾因此而哀叹。小姐生性与众不同，谨慎小心，寡言心事，羞见生人。而于您面前，她倒能镇定自若。”源氏公子想：“原来如此，看来头中将所言，乃实有其事，只那常复不知尚在何处。”他更生惻隐之心了。便问道：“头中将曾慨叹，言其小孩下落未明，果真有个小孩？”右近答道：“没错，是前年春天生的。是一女孩，极为可爱。”源氏公子说道：“可知这孩子如今寄养何处？你不必外传，暗中领来交给我吧。那人死得干净，真是可怜。如今方知还有这个遗孤，我。动尚有个安慰。”既而又说道：“本欲将此事告知头中将，却恐其生怨而自

讨没趣，还是不告知为好。不管怎样，这孩子由我抚养，亦合情合理。你找些缘由去说动她的乳母，叫她一同前来吧。”右近说道：“倘能如此，定报大恩。让她生活于西京，原本就屈从了她。只因别无他人可托付，便只好寄养于那里了。”

其时着雷沉沉，一碧万顷。院内秋草，园黄欲萎。四面虫声唧唧，如泣如诉。红叶满院，娇艳悦目。真乃画中一般。右近环视此境，甚感意外。忆起夕颜于五条所居陋屋，不免有些感伤。林中鸽声嘈杂，不绝于耳。源氏公子听了，回想那天和夕颜于某院泊宿时，夕颜闻此鸟声，脸呈惧色，也实在是可怜。他问右近：“她究竟多大？这个人与众不同，弱木禁风，故而寿短。”右近答道：“年方十九吧。自我母亲——小姐的乳母。撇我而去，小姐之父中将大人见我可怜，遂让我服侍小姐，自此形影不离，一起长大。如今小姐命赴黄泉，我岂敢苟存于世呢？悔不该当初与她过分亲近，倒叫我此刻痛苦不堪。这位柔弱的小姐，就是多年来和我难舍难分的主人。”源氏公子说道：“柔弱，是女子的可爱之处。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才让人嫌弃呢。我生性优柔，故而对柔弱之人颇有好感。此等女子虽易受男子欺骗，然生性谨慎，善解人意，且推己及人，所以可爱。倘能尽心调教，正是最可爱的品性啊。”右近说道：“公子若爱慕此种品性的女子，小姐自是恰当人选，只可惜过于薄命吧。”说罢掩面失声痛哭。

天色晦暗，晚风侵衣，源氏公子忧愁满怀，仰天孤吟：

“闲云若是尸次化，遥遥幕天亦可亲。”右近不能作答，心中暗想：“小姐此时倘若尚在公子身边……”想至此处，哀思不禁倡郁于胸。源氏公子又忆起那地方，刺耳的砧声，亦变得甚为亲近，便信口吟道：

“八月九日正长夜，千声万声无了时”诗句。然后宽衣解带，愁肠郁结而寝。

且说伊豫介家小君，前往拜谒源氏。但公子已非往昔那般时常让其托带情书了，故空蝉又多了份心思，认为公子是在怨恨自己薄情，要与其决断，正在心中烦闷。这时又听得公子染病，心中便转而十分忧虑了。又因即日将随夫离京赴任于伊豫国，心中更觉孤寂难耐，遂想试试公子，便传书道：“近闻贵体欠适，心窃牵挂，但难于启齿。

吾绝吾信君不回，光阴荏落谁不悲？古诗道：‘此身生意尽’，信哉斯言。”源氏公子忽得空蝉书信，爱不释手。他于空蝉的旧情哪能忘怀？便回复道：“慨叹‘此身生意尽’者，当为何人？浮世如今如蝉蜕，忽接来书命又存。在世间实为奇迹！”一夜之间，病体痊愈。虽手指颤抖，然信手挥毫，字迹也隽秀如初。空蝉见公子至今恋恋不忘那“蝉壳”便自觉有些负心，然亦实在有趣。生性这般顽皮，常做些意外之举，却羞于直接见面。她并非有意做出矜持冷淡之态，惟觉仅有如此，尚能让公子知其不比愚妇。仅此足矣。

再说另有人名轩端获，已入嫁藏人少将。源氏公子知此消息，便想：“真是不出所料。少将倘若看出破绽，不知后果如何。”他揣度少将之心，觉得手心有愧。又突发奇想：不知轩端获近况如何？于是差小君送信一封。信中附言道：“思君忆君，几乎欲死。君知我此心否？”附诗句云：

“一度春风吹泡影，而今何由诉别情？”他将此信系在一很长的获花枝梢上，有意让人瞧见。口头虽嘱咐小君“暗中送去”，心下却想：“若小君大意一些，被藏人少将遇上，定知我为轩端获旧日情人，或许也会宽恕她吧。”本来此种骄矜心态，最为可恶！小君趁少将不在，才将信转附。轩端获看后，虽怨他无情，然蒙其未忘旧情，又不由感慨。便以时间仓促为由，草草书写两句，交与小君：

“获上佳音皆美意，寸心半喜半是忧。”笔法实是不雅，格调也仅一般，偏借故挥毫文饰。源氏公子想起那晚下棋时分，烛光映照出的面容来。他想：“其时与之对奕的那个女子，实在有一种让人无法道出的感受。那风度：不拘小节，口齿伶俐。”想至此，亦觉此人并不可恶。竟一时忘了先前所尝苦头，于心中又萌生出一种念头。

却说夕颜死后，七七四十九日法事，于比睿山法华堂秘密举行。场面自是十分讲究：从僧众装束至布施、供养等种种调度，俱有条不紊。所用经卷尤其考究，佛堂装饰甚为华丽，

念佛诵经均万般虔诚。得道高僧系淮光之兄阿阁梨，法事由其主持，庄严隆重。祭文由源氏起草，平日最为亲近之师——文章博士书写，其中有意隐去死者姓名，仅言“今有可爱之人，染病归西，伏愿阿弥陀佛，慈悲引渡……”甚是情意绵绵，婉转凄侧。博士见后道：“如此美文，不必再改了。”源氏公子虽尽力克制，亦情不自禁，泪如泉涌。博士面对此情此景，颇为关心：“究系何人，引得公子如此心伤？且未曾听说有人不幸啊！公子这般悲伤，定与此人有颇深宿缘！”源氏公子暗中备有为死者焚化的服装，这时叫人拿出裙袂，亲手系结于裙带上，吟道：

“裙带由我含泪结，何时解带叙欢情？”想到死者于来世：“此四十九日内，亡灵游七于中阴心里，日后将投生于六道中哪一世界广诵经念佛，甚是虔诚，表情一派肃然。公子再见到头中将时，胸中痛楚不觉中复又涌动。欲告知他抚子如今活得很好，又恐遭难。左思右想，终未开口。

再说五条夕颜的居所内，众侍女见女主人出走未归，行迹不明。均忧心忡忡，却无处可寻。右近亦杳无音讯，真乃咄咄怪事，惟有叹息。她们虽难确认，论模样，那男子定是源氏公子无疑。求问淮光，当然佯装不知，支吾搪塞，依然同此家侍女眉目传情，暗中幽约。众人皆扑朔迷离，暗中猜疑：“许是某国守之子，本为好色之徒，怕头中将纠察，放带离至其任处去了。”居所主人，乃西京奶娘之女。此乳母本有三个女儿。右近即为另一已逝乳母之后。这三个女儿素来视右近为外人，而彼此间存有芥蒂，故不来禀报女主人详情。惟有思念女主人，以泪洗面。右近甚为虚惧，若将此事告知，定会引出麻烦。且于源氏公子，更是守口如瓶，所以对寻找遗孤一事，只得搁置起来。只要宫中一直无人知晓，自己尚可苟且度日。源氏公子只能把与夕颜相见的愿望寄之于梦。至七七法事结束前一晚，好梦真的如期而至。于那晚泊宿的某院室内，光景依旧：夕颜枕边坐一美女，容貌亲见一般。醒来便想：“这定有妖孽作祟，于此荒寂屋内，将我迷住，这是另有所谋吧？”回想梦中情景，不觉冷汗淋漓。

却说伊豫介于十月初，便要离京赶赴任地。此次携带家眷而别，故源氏公子盛宴话别，情景很是隆重。还私下为空蝉备办了称心赠品：梳扇等数不胜数，皆精巧别致，即便祭路神所用纸钱亦匠心独具。并将那件单衫物归原主，且附诗一首：

“环露痴心仍重逢，岂料啼多袖已朽。”又备书信一封，以尽叙衷肠。繁文得语，暂且不表。源氏公子使臣已去，空蝉特让小君送至单衫的答诗：

“蝉翼单衫缘何弃，寒冬来时哭声哀。”源氏公子读毕想道：“我虽这般思念，然此人心高气傲，有别于常人；现终于舍我而去。”此日正值立冬，上天有眼，竟降下一阵雨来，山野更显静寂。源氏公子终日沉溺于遐思之中，不觉吟道：

“秋去冬来凄心苦，泪眼茫茫生死别。”一时之间，仿佛深有感悟：“此种不甚光彩之恋情，毕竟使人痛楚！”

第五章 紫儿

却说源氏公子因患疟疾，四处找人念咒，画符，诵经，祈祷，均不见好，却仍旧发作。便有人提议道：“有一高明的修道僧，住北山某寺。去夏疟疾流行，别人念咒都无效验，推此人神骏，医好无数病人。此病若拖延下去，特酿大难，万清早日一试。”源氏公子听得此言，便派使者到北山去唤请那位高僧。高僧推辞道：“贫僧年事已高，举步艰难，恕难从命。”使者归来如实禀报。源氏公子无可奈何。只得带了四五个亲随，在天色微明时微服前往北山。

高僧所在之寺隐于北山深处，虽时值三月下旬，京中花事已渐近尾声，山中樱花却开得正艳。入山渐深，但见春云绕树，随风飘移，甚是可爱。源氏公子生长在皇院深宫，不曾看过如此景色，又因身份高贵，难得远足出游，所以倍觉心旷神怡。寺院所在之地，地势险峻异常：寺后山峰直插云天，周围巨岩环抱。那老和尚便居此仙境之中。源氏公子走进寺

内，并不曾报得姓名。老和尚一见，此人虽衣着简朴，仍搞不住其高贵风采，便吃了一惊，说道：“这定是昨日召唤贫僧的那位公子了。有劳大驾，实不敢当！贫僧早已脱离尘世，符咒祈祷之事，渐已遗忘，怎敢屈尊亲临？”说时，打量公子，满面笑容。这位圣僧道行极高，他画了道符，请公子吞饮，又诵经祈祷，为公子消灾。此时红日初升，霞光四射，源氏公子便步出寺外，眺望四周景色。此处地势高峻，山中诸寺，尽收眼底。沿坡道曲折往下，有一所屋宇，也同这里一般围着茅垣，然而甚为整洁，内有齐整的房屋和边廊，庭中树木森森，颇有生趣。源氏公子问道：“何人居住在此？”随从答道：“是那位僧都，公子认识的，在此处已两年了。”公子叹道：“原来是有涵养的高僧仙居之处，看来，我此番微行，恐不成体统呢！大概他已经知道我到此罢。”此时，见宇中走出几个童男童女，个个眉清目秀，有的汲净水，有的采花，皆了然分明。随从人在下窃窃闲谈：“看，那里有女人呢。谱都不该会养女人吧。那么，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有的下去窥探，回来报道：“里面有漂亮的年轻女人和女童。”

赏玩之后，源氏公子回到寺内，诵了一会经。近正午时，便开始担心疟疾是否发作。随从说道：“公子不如到外去散散心，倒可忘掉那病根也未可知。”他便依言出得寺来，登上后山，向京城方向眺望。但见云霞满天，四处弥漫；万木葱茏，时隐时现。他赞道：“真像画儿一般。住在里面的人，定如神仙般无忧无虑。”随从有人言道：“这风景还算木上最好的。如果公子再走远些，到那高山大海边去，一定更是开心，那光景才胜似图画呢。譬如东部的富士山，某某岳……”也有人将西部的某浦、某矾的风景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这些人说东道西，好让公子释怀，终于忘了疟疾。

有一名叫良清的随从，告诉公子道：“京城附近播磨国地方有个明石浦，风景极好。那地方无深幽之趣，却临大海。眺望海面，别是一番气象，真是海阔天空啊！此地的前任国守有一座远近闻名的邸宅，宏壮之极。还有个女儿，如花似玉，非常可爱。这个人出身高贵，按理仕途应当顺利。但他脾气古怪，落落寡欢，难以与众人相合。弃了好端端的近卫中将不作，却到这里来当国守。谁知又得不到播磨国人的拥护，还颇瞧不起他。他悲伤之极，叹道：‘上下不是，活在这尘世还有何意义！’就此削发为僧了。这人也真是奇怪，既然遁入空门，那就应该迁居深山，他却选择海岸居住。这播磨一地，宜于静修的山乡比比皆是啊！大概顾虑深山之中人迹稀少，景象萧条，年轻的妻女常住不惯；抑或因为那所如意称。心的邸宅吧，所以他不肯入山。前些时回乡省亲，我曾经去过他家。尽管京城失意，郡人也瞧不起他，却有广阔的土地和壮丽的宅院。此皆靠了国守的职权而备办起来的。这种人晚年无须操心，尽可富足安乐。而他当了法师后，反倒热心起来，为后世修福，做得不少好事呢！”

公子追问道：“那女儿如何？”良清说道：“容貌与人品皆属上乘。每一任国守都特别看中她，向她父亲求婚。可这法师一概不准，并立下遗言，道：‘我今生一事无成，只待来世了。只此一女儿，但愿她将来能出人头地。倘若我身先死，她又发迹无缘，倒不如投身入海，与我共期来世。’”源氏公子听得这话颇觉好笑，随从者也笑道：“这个女儿真是宝贝啊，要她当海龙王的王后哩！真乃心比海深！”这随从良清，即现任播磨守的儿子，今年已从六位藏人晋爵为五位。朋辈议论道：“这良清不怀好意，他想娶这女子作美，不时去那家窥探。不是要破坏和尚的遗言吗？”一人说道：“脾，说得如此玄乎，恐怕不过是个村野姑娘吧！自幼生长于穷乡僻壤，父母又如此古板，能好到哪去？”良清说道：“此言差矣！这姑娘母亲极有来历，交游甚广，遍访京城富贵之家，在来许多年轻侍女和女童，专选那些容貌姣好者，充当女儿的礼仪老师，排场可不小呢！”有人插言道：“但或她双亲死了，变成孤儿，怕摆不起排场了吧。”源氏公子也来了兴致，玩笑道：“为什么非要到海底去呢？那里只长着水藻，怕不好看呢。”随从们对公子的心思十分清楚，他们想：“我们这位公子元以慰藉，偏好离奇之事，虽是一位村野女子，恐怕他也记在心里了。”

游罢后山，公子一行返回寺里。是时天色渐晚，随从人提醒公子回京。那老僧即劝阻道：“最好今夜在此地耽搁一晚，静静诵经祈祷，以去贵体妖魔，明日回去不迟。”随从等人皆以为然。不料此话也正中源氏公于下怀，他感到这种夜宿深山的机会难得，便欣然同意。

春日天黑迟。源氏公于无所事事，便乘着暮色，信步走到坡下，来到白日所见的那所屋宇的茅坦旁边。他遣散身边随从，只留惟光陪于身边。向室内看去，只见西间里供着佛像，室中立着一根柱子，帘子半卷。一个尼姑正在佛前供花。供花完毕，她靠柱子坐下，将佛经放在一张矮几上，静心低头念起经来。这尼姑年龄约四十上下，体态轻盈，皮肤白皙，身体虽瘦，但面庞饱满，眉目清秀，看起来仪态高贵，非同一般。虽留着短发，似比长发更为得体，别有一番风韵。源氏公子看了颇觉新奇。尼姑身边还有两个中年诗文，亦生得清秀异常，几个女孩戏耍着跑进跑出。其中有一十岁左右女孩，衬衣雪白，配件核棠色外衣，模样甚是可爱。源氏公子想道：“这女孩与众不同，长大以后，定是个绝代佳人。”她头发斜披肩上，飘曳不止。脸色鲜活红艳，大概是刚哭过吧，她走到尼姑面前站定。尼姑抬起头来看她，问道：“又怎么了？和她们吵架了么？”两人的面貌有些相似。源氏公子便想：“二人可是母女？”这女孩诉道：“犬君把小麻雀放走了，我好好关于熏笼里的麻雀，让犬君放走。”有个侍女在旁说道：“这个毛手毛脚的犬君，真该追骂呷，尽闯些祸来。那小麻雀近来养得越发可爱了，现在不知在哪儿，真可惜啊！若乌鸦见着可就糟了。”说着便走了出去。她的头发又密又长，几乎飘动起来。听有人叫她“少纳言乳母”，猜想她便是这女孩的保姆了。尼姑道：“你这孩子，尽拿些无聊的事烦我，真不懂事！我身子日衰，性命朝不保夕，你却只知道玩麻雀。生物皆有灵性，你这般玩弄，实是罪过，我不是常常对你说的么？”便吩咐那女孩到自己身边坐下。女孩的相貌十分乖巧，一股清秀之气流露眉间，粉额白嫩，短发俊美。源氏公子想道：“此女成人之后，不知何等艳丽悦人！”眼睛凝视着她。不久又想：“却道此女子何等勾我心魄，原来她似我那意中人呢！”一想到藤壶妃子，公子不免滴下泪来。

只见那尼姑伸手给小女孩梳头，说道：“长得一头好头发，却不知梳理！你这孩子，这般大了，还让我操心。全不似你那死去的母亲，十二岁时已十分懂事了。若我死后，你该如何是好？”说罢，叹息不已。源氏公子看这光景，亦觉不忍。这女孩似有所知，抬起头来，眼泪汪汪地注视着尼姑。又驯服地垂下眼睛，埋头默坐。额上绝给头发，柔滑可爱。尼姑吟诗道：

“悲怜细草生难保，绿霞将尽未忍消。”旁边的一个侍女忍不住掩泪答道：“嫩草青青犹未长，珍珠毅露岂能消？”

正巧此时增都走了进来，对那女人说：“你在这儿，外边都瞧得见。为何不放下帘子来呢？我才听得：山上老和尚那里，源氏中将祈病来了。他此次微行，十分隐秘呢。我居于此处，该去向他请安的。”尼姑说道：“这如何是好？这般模样，怕已被他们瞧见了！”便赶忙将帘子放下。只听得增都说道：“光源氏公子，风采照人，天下闻名。你可愿拜见一番？似我这般和尚，虽已看破红尘，但遇见此人，也觉神志清爽，去病延年哩。我与他送个信去。”源氏公子怕被他撞见，赶忙返回。他心中想道：“今天真是奇遇。有这等美人，难怪世间人外出寻花问柳，四下寻觅呢！我难得出京游玩，如今也碰得这般美事。”不禁兴趣盎然。接着想道：“那个女孩实在使人心动，却不知是何家女子。我很想要她朝夕相伴，陪于身边，免去我与那人的相思之苦。”

回到山寺里，源氏公子匆匆躺下。僧都的徒弟随后而至，叫出惟光，向他传达僧都口信。相隔不远，公子只听那徒弟道：“贫僧在此修行，乃公子素知。大驾到此，贫僧刚刚闻知，本应即刻前来请安。但念公子秘密微行，怕不足与外人道，因此未敢贸然相扰。请泊宿山下寺中，以受供奉。”源氏公子求之不得，命惟光回他道：“十余日前，因忽患疟疾，久治不愈，便受人指点，来此求治。此寺高僧，德高望重，与众不同。但或治病不

验，传扬开去，便对他不起，故而微服前来。我即刻前来拜访贵处。”徒弟去通信不久僧都便至。此僧都，人品甚高，万人敬仰。源氏公子自觉衣着简陋，与他相见，不甚自然。僧都见状，佯装不知，将入山修行情况，与公子一一道来。随后相邀道：“敝处乃一普通草庵，有一水池，或可聊供赏阅。”说得言词恳切。源氏公子想起他在尼姑面前的夸奖，此时便没了信心。但又想起那可爱的女孩，便随即答应去访。

这儿草木与山上确实并无不同，然而布置独具匠心，巧妙别致，雅趣十足。这晚没有月亮，庭中池塘四周燃着黄火，吊灯也点亮了。朝南一室，陈设也极为雅致整洁，佛前名香弥漫，沁人心脾，却不知出自何处。源氏公子的衣香更是别具风味，吸引内室妇女。谱都讲述起人世无常，来世因果报应之类佛说，源氏公子便想到自己的种种罪过，感到内心满是卑鄙无聊，一生一世恐会愁苦不休。至于来世，更不知将得何种沉痛报应！一想到这里，心中不胜惶恐，也欲入山修行了。不料那女孩可爱的面貌，总挥之不去，不时浮现出来。便说道：“我曾在梦中问你：‘寺中住的什么人？’不想今日应验了。”

谱都有些诧异，不禁笑道：“公子这梦有些奇怪呢。蒙公子下问，我便如实相告，只怕你听了扫兴。也许公子不认识那个按察大纳言吧。他已去世多年，他夫人即是我妹妹。大纳言故世之后，妹妹便出家为尼。近来因患疾病，前来投靠于我，在此修行。”公子又试探着问道：“随便问一下：听说这按察大纳言有位女儿，现在何处呢？”僧都答道：“大纳言去世大约也有十来年了吧。生前总想叫这女儿入宫，故而呕心沥血，悉心教养。可惜世事难料，大纳言早亡，这女儿便由那尼姑母亲抚养成人。这期间，也不知是何人牵线，使这女儿和那位兵部卿亲王私通了。此事传到兵部卿的正夫人耳里。这贵夫人哪能容她，百般恐吓，使这女儿不得安居，终于郁郁而死。真是‘忧能伤人’啊！”

源氏公子猜想这寺中女孩为那女子所生。便想道：“难怪如此相像。由此观之，这女孩有兵部卿亲王的血缘，是我那意中人的侄女呢。”心里与这女孩又多了一分亲近。想

道：“此女孩血统高贵，品貌端庄秀美，幼年元靖，与人容易相处，我或可随意调教她吧！”他想证实一下，又问：“那么这位木幸的女儿可生有儿女？”僧都答道：“死前生了一个女孩，现在靠外婆抚养。这老尼姑年老多病，照料外孙女不免吃力，也只得叹务呢。”源氏公子心中暗喜，便开口道：“我有一事贸然相求：劳烦你同老师姑作主，将这女孩交与我抚养，可否？我虽已有妻室，终因人生旨趣有别，便与她不合，经常分居而卧。也许你们会按世俗常理，以为年龄太不相称，不甚妥当吧？”

谱都闻之，脸色一沉，冷冷答道：“公子美意，实在令人感激。恐怕这孩子毕竟年龄太小，不请世事，为公子作戏耍伴侣也还差得远呢。女孩子总须受人照顾，方能成人。但贫僧已早脱凡尘，此事不便独自作主，恕我与其外祖母商榷后，再作决定。”源氏公子听得此话有些尴尬，便暂不提此事。僧都即想退下，说道：“此刻正安设佛堂，须做功德。待初夜诵经结束之后，当即前来奉陪公子。”说罢，便起身去了。

源氏公子遭此冷落，正在烦恼之时，一阵小雨飘然而至。山风吹拂，寒气逼人。远处瀑布在风中哀鸣，其间夹杂着起起落落的诵经声，声音混浊凄凉。此情此景，愚冥之人尚且懂得悲伤愁叹，何况多情善感的源氏公子。他辗转反侧，毫无睡意。夜深之时，还不见僧都前来。内屋里的妇女也在诵经，念珠碰撞矮几之声，隐约可闻，不时还有衣衫窸窣之音。源氏公子等待不及，便悄悄起身走到这房间门前，将外面围屏轻轻推开，拍拍扇子，向里面招呼。里面的人分明未曾料到，又不好佯装不理。其间一侍女膝行到门口，又退回两步，惊诧道：“难呀？我没听错吧？”源氏公子说：“有佛菩萨指引，岂能走错？”这声音温柔优雅，高贵无比。那侍女当下觉得相形见绌，不敢言语了。半天才问道：“情问公子想面晤何人，承蒙开导。”源氏公子道：“今日唐突冒昧之极，怪不得你惊诧。你当明白：

细草芳姿自窥后，

游子落泪青衫湿。烦请通报入内。”侍女心下疑惑，回道：“此处并无公子受诗之人，与谁通报呢？”公子便说：“我呈此诗，自有其理，务请通报罢了！”侍女无话可说，只得入内通报那老尼姑。老尼姑吓得想道：“这源氏公子也太风流多情了！该不会是我家那小孩子吧。可是那‘细草’之句又作何解呢？”她顾虑重重，心烦意乱。却不愿就此失礼，便吟道：

“游人夜泣湿青衫，山人孤身销权寒？我有流不尽的泪呢。”

侍女将诗句转给源氏公子。公子心中焦急，说道：“近在咫尺，却要间接传言通话，我颇感不惯。值此良机，乞盼郑重面晤，具体申诉。愿此待命，不胜惶恐之至。”侍女便将此回报。老尼姑说：“此事叫老尼好生为难，想必公子有所误解。如何答复这位贵公子呢？”傅女们说：“若不会面，反被他怪罪，让他进来吧。”老尼姑道：“此言极是。若是年轻，当有所嫌。老身有何不便？既然他如此郑重，就不用回避了。”便走了出来。源氏公子抢先说道：“小生贸然造访，甚是轻率。乞望恕罪！但念小生心地赤诚，并无恶意。我佛在上，定蒙鉴察。”他见这老尼姑面貌肃然，气度高雅，心中大失坦然。不免畏缩起来，要说的言语，只是闷在胸中，开不得口。老尼姑答道：“公子大驾光临，意外之至，实乃三生有幸。承蒙不吝赐教，我等受益匪浅！”源氏公子直接说道：“闻尊处有一小孩，自小丧母。小生愿代为抚育，不知能否蒙得惠许？小生不幸幼失慈母，孤苦伶仃，难以言述。因我俩同病相怜，正合大生良伴。今日得见尊颜，实机缘难得。因此冒昧剖诚。”老尼姑答道：“公子如此展等，有此念头，老身感激不尽。惟恐传闻失实，令公子失望。虽有一无母之儿，与老村一起艰辛度日。但她年纪尚幼，不晓世事。公子气度宽宏，对此亦绝难容忍。因此难以奉命。”故有此言。源氏公子说道：“所有种种，小生皆已详悉，师姑不必多虚。小生惜恋小姐，用心切切，务求察鉴。”老尼姑原以为公子尚不知情，二人年龄甚不相称，遂沉默不语。而公子呢，见老尼姑并不为之所动，而增都又将到来。只得告退，说道：“小生即已陈明心事，以后再议吧。”便回到室内。

天将破晓之时，佛堂里传出“法华仔法”的朗诵声，夹杂着瀑布和山风的吼叫声，这深山寺宇一派肃穆之色。僧都一到，源氏公子便赋诗道：

“山风浩荡惊梦人，瀑布声声催泪流。”

这僧都是何等雅致之人，随即答诗道：

“君闻风水频垂泪，我老山林不动想来是久闻不惊吧。疗此时天色微明，东边霞光冉冉，绚丽动人。林中山鸟争鸣，野禽乱叫。本名的草木花卉，漫山遍野，五彩斑斓，美若锦缎。其间有康鹿游曳，或行或立。源氏公子观得如此奇景，心中大悦，烦恼也随即烟消云散。山上寺里那老僧年迈体衰，行动不便，但也不辞辛劳，下山来为公子作护身祈祷。他念陀罗尼经文的嘶哑声音，从稀疏的齿缝里漏出，听起来却甚为微妙而庄严。

公子准备下山返京了，宫中也派来使者迎接公子。临行之前，僧都搜集许多果物，罗致种种珍品，皆俗世所无，为公子饯行。他说道：“贫僧因曾立誓言，年内不出此山，因此恕不能远送。此次公子来去匆忙，反倒让人生出不少遗憾。”便举杯敬酒。公子答谢道：“留连山水之间，我也不舍离去。无奈父是挂念，不便久留。山樱未谢时，定当复来拜访。即吟诗道：

住山美景告官人，樱花开时邀重来。”公子气度优雅，声音清朗无比，见者皆神往。这僧都答诗：“只盼伏昙花，平常樱花何足赏。”源氏公子对僧都笑道：“这优昙花三千年才开一次，难得一见吧。”同时赏酒与山上的老僧。这老僧感激不尽，几乎流下泪来，为公子吟道：“松底岩页个方启，平生初次识英姿。”最后老僧为答谢，赠献公子金刚待一具，为护身之用。僧都则按自己的身份，奉赠公子一串金刚子数珠，装在一只中国式盒子里，外面套着给有五叶松枝的镂空花纹袋。此乃百济之物，为圣德太子所赐。另又奉赠药品种种，均装在红青色的琉璃瓶中，瓶上用藤花枝和樱花枝作为饰物，十分受看。

源氏公子派人从京中取来诸种珍贵物品，上至老僧，下至诵经法师，各有赏赐。连人夫童仆也不例外。僧都趁正在诵经礼佛，众人准备回驾之时，人得内室，将源氏公子昨夜所托之事具告老尼姑。老尼姑说道：“如果公子真有心于她，过四五年再说不迟。眼下不易草率。”公子得僧都回复，心中不悦，作诗一首送与老尼姑道：

“花貌隐约因是夜，游云今朝不忍归。”老尼姑答诗道：

“心怜花客语真否？应识游云变幻无？”随意挥洒，趣味却高雅之至。

源氏公子正欲起驾回京，左大臣家诸公子及众人赶到。他们吵嚷道：“公子未与我等言明行踪，原来隐行于此！”其中头中将及左中共等人，与公子平素异常亲近，此时喷怪公子道：“独自寻了这等好去处，也未相约共赏，未免太无情吧！”源氏公子道：“此间花色甚美，不妨就此稍稍小憩，也不负这良辰美景。”众人便在巨石下面的青苔地上，席地而坐，一起举杯畅饮。一旁山泉仅归，瀑布声声，别有一番情趣。头中将兴致勃发，从怀中取出笛来，吹出一支曲调，笛声清幽悦耳，与这情景甚为相合。左中并以扇击书，唱道：“闻道葛城寺，位在丰浦境……”

“正是催马乐之歌。此两位贵公子，自是卓尔超群，不同凡响。而源氏公子病体初愈，略显清瘦，倦依岩石之旁，丰姿秀美异常，引得众目凝滞，嗟叹不已。随后又有一个吹率第的随从，一个吹整的少年，大家尽情欢乐。僧都抱来一张七弦琴，恳请公子道：“公子妙手，若弹奏一曲，定当声震林宇，山鸟惊飞。”源氏公子心情钦乱，推辞不过，也只弹奏一曲，随后与众人一同下山。

送别众人，山中僧众及童孺，均慨叹惋惜，庆幸今日开得眼界。老尼姑等人，议论纷纷，相与赞叹道：“真是神仙下凡！”连见多识广的僧都也叹道：“如此天仙般人，而生于这污浊的尘世，反而令人于心不忍啊！”说罢不由生出悲伤，举袖拭泪。那女孩虽小，也羡慕不已。她说道：“这个人比爸爸好看呢！”众侍女便逗她道：“既如此，姑娘做他的女儿吧！”她听得此言，党面露喜色，甚为向往。以后，每摆弄玩具或画画，心中总要假定一个源氏公子，替他穿衣打扮，爱护不已。

源氏公子返京之后，便入宫参见父皇。皇上向公子详细探问老僧祈祷，治病，以及效验诸事。公子如实禀复。是上感叹道：“此人修行功夫如此之深，堪与阿阁梨相比，而满朝文武竟无一人闻知。”又见公子消瘦了许多，甚是担心。此时左大臣人见。见源氏公子在侧，便说道：“闻听公子乃微服出行，恐有不便，未前来迎接。请与我回哪好好将息。两回吧！”源氏公子虽不情愿，却也不便推辞，只得随同前往。左大臣百般体贴这爱婿，将车前自己的座位让与他，自己却坐于车后。源氏公子心中甚觉不安。

左大臣家已早作准备，迎接源氏公子到来。但见玉楼金屋，装饰一新；诸般用品，井然有序。公子久不至此，不觉耳目一新。却照例不见葵姬出来迎接。左大臣多香规劝，半天才缓缓而出。然而见了公子，也只正襟危坐，泥塑木雕一般，冷格异常。公子想道：“此番山中见闻，胸中观感，多想有人听我畅叙，共同分享。可这人一味冷若冰霜，不愿开诚解怀。长此以往，会更生隔膜，叫人好不烦恼！”便对她说道：“我希望偶尔也见一见夫妇亲近和睦之状，可至今未能如愿。向来如此，原不为怪，只是我近日患病，痛苦不堪。你尚且如此冷落于我，使我心中不免怨恨。”葵姬这才开口答道：“你也知晓被人冷落的痛苦么？”说时秋波暗递，高贵的颜面上满是娇羞和无限怨恨。公子说：“你难开金口，可一开口说话就叫人难以理解。‘被人冷落是痛苦的’，乃情人之语，你我正式夫妻，怎说此话？你一向对我冷淡，我一直等你有所转变，百般讨好你。可到头来你对我仍这般厌恶。唉，看来只有等到我死的那回了。”说罢，不欲再与她交谈，便步入寝室。过了一会儿，葵姬才进去。公子已无谈兴，长叹一声，宽衣就寝。他佯装睡着，脑中却浮想联翩。

他心中寻思：“那女孩虽若细草一般，长大后定是个绝色佳人。可老尼姑以为年龄悬殊，实在叫我难以开口。找得设法将她接到此处，朝夕看待她，以慰我心。这女孩不似她父亲

兵部卿亲王，生得艳丽无比。使人一望便想到藤壶妃子。这大概是同一母后血统所致吧？”想到此处，更觉依恋不舍，费尽。动力思虑起来。

第二日，公子叫人带信给北山老尼姑与增都，一再提及此事。他在信中言道：“前日请求，未蒙准允，不胜惶恐。未能详诉衷情，心甚遗憾，故今朝专函说明。小生之心，上天可鉴。若蒙体察，荣幸之至。”另一纸条，折叠成结，上面写道：

“山樱倩影动梦魂，此花更系无限情。但恐夜风将此花吹散。”包封小巧，手笔秀美，香艳绮丽无比，见之目眩。老尼姑与增都收到此信，甚感为难，不知如何作答。思虑再三，谨回信道：“前日公子所谈之事，我等皆现为一时戏言。如今公子特地传书，令人感激不已。然外孙女年轻幼稚，连《难波津之歌》都还写不规范，实难奉命。何况：

山风厉吹花易散，片刻寄情何足凭。也无不叫人担忧。”源氏公子见信后，心中不悦，整日郁郁寡欢。如此过得二三日，公子又吩咐惟光去北山，与那少纳言乳母详谈。惟光忆起那晚见到那女孩模样，心想主人对女子用尽心思，连稚拙无知的小孩，也不愿放过，颇觉好笑。他先去见那谱都，奉上公子书信。谱都心中自是感激，便安排惟光与少纳言乳母见面。惟光将公子意图与自己所目睹的大致情状，一一详告这乳母。他巧言善辩，说得头头是道。少纳言乳母却想：如此黄毛稚子，源氏公子何以情有所钟呢？实在是奇怪啊。源氏公子于信中说：“我甚至想看看她那稚拙的习字。”言词十分恳切。照例另附一纸，折叠成结，上面写道：“千尺情海尽相思，却恨万重蓬山隔。”老尼姑答诗道：

“来日须悔我深知，今朝三辞不足惜。”惟光只得返回，具实禀告公子道：“老尼姑言明病愈迁京之后，再谋此事。”源氏公子心中不免惆怅不已。

此时藤壶妃子不幸身患小恙，暂回三条院娘家调养。皇上为此忧愁叹息。源氏公子见了，心中也觉不安。但又忍耐不住，一心想乘此时机，与藤壶妃子幽会，以致整日精神恍惚，疏懒了各处恋人。到了晚上，则去找那王命妇想法。王命妇也竭忠尽智，不辱使命，竟将两人拉拢来了。相会之时，两人如在梦境，心中不胜凄凉！藤壶妃子心有余悸，想起从前那伤心事，本已决意誓不再犯，岂料如今又遭此际遇！他细一想，更是黯然神伤，愁闷满怀！但此人历来温柔敦厚，腴腆多情。尽管暗里饮恨，外表却尽力克制，雍容不失高贵之相。源氏公子怪道：“此人何以如此完美无缺呢？”一时竟有些难以忍受。无亲相逢时短，岂能畅叙？惟愿天长地久，双栖双宿于此黑夜。仅春宵苦短，黎明在即。又只得依依惜别。真乃“相见时难别亦难”！公子吟道：

“相逢已是分别时，只愿梦身皆融入。”吟时声泪俱下，妃子不禁为之动容，便答诗道：“身入长梦纵难醒，但忧声名太狼藉。”其忧心忡忡之态，见之生传。公子不忍多言。其时王命妇送来衣服，催公子动身。

源氏公子总是独自饮酒浇愁，忧思落泪。叫王命妇送过去的书信，急得不到回答。此虽为常事，但也是每每徒增不快。如此两三日，终日茫然若失，足不出户，也不去宫中朝觐，将自己关闭私邪中。只是想起父室或许有所担心，心中不免又是烦恼。这边三条院的藤壶妃子，也整日悲叹自己命苦，病情便日益加重。但她无意回宫，是上多次派人来催促，她也一天天拖延下去。她觉得此次病状大不同于往常：怕是怀孕了。如此一想，心中更觉烦闷，于是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

藤壶妃子怀孕已有三月。夏天来时，已渐渐不能起床，身体变化明显。外人不知底细，都异常奇怪：“有喜三个月了，为何还不上奏皇上？”侍女们也议论纷纷。藤壶妃子有苦难言，犹觉心痛。只有妃子乳母的女儿井君，经常服侍妃子入浴，知道她身上的一切变化，也能推知内情；牵线的王命妇自然也明白。但此事不同寻常，她们也不敢向外人谈及。王命妇想不到会有如此结果，倒觉得这定是前世修定的宿缘，命运难测！此事终于奏闻皇上，借口有妖魔侵扰，长久未得怀孕征兆，故而至今奏闻。外人自然置信无疑，问讯的使者络绎不绝。皇上知道妃子怀孕，对她更加怜爱。藤壶妃子却更是惶恐木安，终日沉溺于愁思之中。

这源氏中将，自从上次惜别伤离后，终日神志恍惚。这一夜不想做得一个离奇古怪之梦，心中纳闷，便叫来占梦人释解。那占梦人说道：“此梦富贵，御天子之尊，龙子将临人世。但福线中含有凶兆，切不可大意。”此占语出乎源氏公子意外，使他大为惊恐。便对占梦人说道：“此梦非我所为，乃别人所托问占。未得奏验，切不可随便张扬！”他心中却想：“究竟会发生什么怪事？”便一直心绪不宁。直待闻知藤壶妃子怀孕，方才悟道：“原来是这事！”便更加思念妃子，要王命妇再次引见。但王命妇一想往事，心怀恐惧，不愿再造罪意。况且此后行事更为不便，因此终未成行。源氏公子以前尚且偶尔可得妃子音讯，此时已是完全断绝了。

这年七月，藤壶妃子回宫。久别重逢，皇上喜出望外，对她的恩宠无以复加。此时藤壶妃子的腹部稍稍膨大，面容稍瘦，不时呕吐。皇上却更觉一种莫名的可爱，照旧朝夕住在藤壶妃子宫中。早秋已至，管弦丝竹之乐渐兴，源氏公子也不时被宣召到御前表演技艺。他虽强忍心事，但思恋之情，却在琴笛声中时时外露。藤壶妃子听出他的心声，好生怜惜，也牵扯起了心中阵阵情思。

却说那老尼姑在北山增寺里住得一段时间后，自觉病情稍愈，便下山返京了。公子派人打探，得知她的住处，即不时去信问候。老尼姑自然总是复信谢绝。源氏公子因藤壶妃子之事，近几月来一直心烦意乱，忧愁叹息，因而无暇顾及他事。时值秋，公子闲寂无聊，某一月白风清之夜，心情稍好，公子便出门寻访情人。此次访问的是离宫最远的六条。途中遇天阵阵雨，见路边一阴森邸宅，古树参天，荒凉冷落。一直跟随公子的推光指点道：“这础宅便是已故按察大纳言”的。几日前我因事路过，顺便进去看看，听得那少纳言乳母说起：老尼姑身体衰弱，将不久于人世了。”源氏公子忙道：“唉！我该去看一下，你何不早说呢？现在就去慰问她吧。”惟光便派一随从过去通报，并吩咐他：言明公子是专程来访此地。随从便上前，叫守门的侍女传话：“源氏公子专程前来拜访师姑。”侍女闻言，惊慌失措：“啊，这如何是好？师姑病情沉重，不便见客呀！”但她又想：就这样叫他回返，怕是不好。便将一间朝南的厢房打扫干净，请公子进去稍坐。侍女歉意道：“此处简陋之极，蒙公子大驾垂临，仓猝不及准备，屈尊在此稍坐，乞恕简慢！”源氏公子心中不安，便说道：“本想常来问候，只因屡蒙见拒，不敢贸然前来相扰。师姑玉体欠安，我未能及时探视，抱歉之至。”老尼姑得知公子前来造访，叫侍女传言道：“老身一直病痛缠身，不久将永离人世。蒙公子屈尊慰问，又不能起身相迎，实在无礼。公子所瞩之事，若终有此心，待她稍长晓事，定当命其前来侍奉。若让这伶仃弱女无依无靠，老身死难瞑目啊！公子如此盛情，实不敢当。这孩子若大些就好了。”房间离此甚近。源氏公子听得她继续叮嘱之声，颇为感动，便说：“若非前世宿缘，对此女情有独钟，倾心相慕，我岂肯在人前作此少年热狂之态，让人笑话？”又接着说道：“今日特地来访，一来慰问师姑，二来看望小姐。倘若就此辞去，未免扫兴。可否与小姐一见？”侍女颇为为难：“姑娘幼稚无知，何况正酣睡之中呢。”

忽然邻室传来脚步声，随即听得小孩叫道：“那个源氏公子又来了，外婆快起来见他！”诗女们便很尴尬，连忙阻止道：“小声些，外婆病重呢！”哪知紫儿却道：“咦？外婆说了：‘见得源氏公子，病便好起来。’我是来告诉她的呀！”说时洋洋得意。源氏公子听了觉得有趣，但恐众侍女难堪，便装作没听见。心想：“果然一点也不晓事。以后要好好调教她。”说过几句客套的安慰话后，便起身告辞。

此后第二日，源氏公子再写一封安慰信送去。言词十分恳切。照例在一张打成结的小纸上写道：

“自闻雏鹤清音唤，苇里行舟进退难。我但思一人。”他有意习仿孩子笔迹，以致妙趣横生。侍女们一见，说道：“姑娘正好还没习字帖呢。”少纳言乳母代为复信道：“承蒙慰问，不胜感激。师姑病情日重，安危难测，已复迁居山寺。眷顾之恩，只求来世再报！”源氏公子看了回信，连声叹息。此时正值暮秋，源氏公子近来因不得见藤壶妃子，

心神不宁，烦乱如麻。因紫儿与藤壶妃子的模样如出一辙，他转而热切地谋求这小姑娘来。他回忆起那晚老尼姑吟“旅露将尽未忍消”的情形，倍加怜爱紫儿。想到自己如此强求，心中又感不安。便独吟道：

“野草紫草根相通，摘来看视待何时，”

皇上将于十月里行幸朱雀院离宫。所预计舞乐中的舞人，除了殿上善舞者，均选用侯门子弟、公卿。一时朝中亲王及大臣等人，纷纷忙于演练，准备到时一试身手。源氏公子也不例外。一日，他偶然想起迁居北山的老尼姑，日久不曾传书，便遣使前去看望。使者未见此人，只带回僧都书信一封，信中言道：“舍妹不幸已于上月二十日归西。生离死别，此乃人世之常理，无可逆料，但亦不免令人悲痛！”源氏公子于见得此信，徒悲叹人生无常。念起那小女孩，如今失去外婆，孤苦伶仃，定然在终日恋念已故的亲人吧。又隐约忆起儿时母亲桐壶更衣离他而去的情形，因此便十分同情紫儿，派人前往隆重吊唁那尼姑。少纳言乳母代为答谢。三旬忌期已过，紫儿从北山回到京础。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源氏公子择了闲暇亲自前往探望。见邪内人影稀稀，荒落沉寂，犹令他生畏，何况那小女孩！少纳言乳母仍将公子带至朝南那间厢房，向公子哭诉姑娘凄苦无依情状，令公子不忍年听。少纳言乳母说道：“外婆去后，本当将姑娘送到兵部卿大人她父亲那里去。可是已故的老太太临死为此事忧愁叹息，担心兵部卿的正妻心狠无情，她妈妈生前已遭其害。如今这孩子虽对自己的身份略有知晓，却又不全请人情世故，正是上下不得之时。若再将她送去那里，夹于众多孩童中，岂不受欺负？现在想来，此事足虑。如蒙公子不弃，以前曾一时提及，我等也顾不得今后变心与否了。只是我家姑娘娇憨成性，不似平常孩童，令人放心不下。”源氏公子答道：“我三番五次诚心相求，岂是一时兴起之愚？你何必多虑。小姐天真烂漫，甚觉怜爱。我深感此乃前世已定之缘。

纤纤弱柳难拜舞，春风已过再难回！如此归去，岂不扫兴之至？”少纳言乳母说道：“辜负盛情，不安之至。”便答吟道：

“春风容颜未辨消，便是低头狂拜舞。乃过分之请也。广这乳母才思敏捷，应对如流，使源氏公子稍感心清畅快。兴之所至，便朗声吟起古歌：“焦急心如焚，无人问苦衷。经年盼待久，犹不许相逢。”众侍女听之动容。

此时紫儿正在床上伤心哭泣，思念已故的外祖母。忽听伴她玩耍的女童对她说道：“外面有个穿官袍的人，怕是你爸爸呢。”紫儿立即不哭了，起身走向外面，边走边问道：“少纳言妈妈！那个人在哪里？是爸爸来了么？”声音稚嫩可爱。源氏公子亲切对她说：“不是爸爸，是我呢。也不是外人了。来，到这边来！”紫儿屏内听出了源氏公子的声音，知道叫错了，显得不好意思，拉着乳母的手，说：“走呀，我要睡了。”源氏公子说：“过来，就在我膝上睡吧！”少纳言乳母责怪说：“您看，真不懂事。”便将这小姑娘往公子身边推。紫儿却不上前，只是屏内呆呆坐着。源氏公子走上前，将手伸入屏内，抚弄她的头发。那头发长长的披在衣服上，既浓又软，妙不可言。接着又握住她的小手。紫儿见此人并不相熟，却如此亲近她，便畏缩不安，忙对乳母说：“我想睡觉了！”将身子退向里面。源氏公子趁机跟她钻进帷屏里面，对她说：“我会爱护你的，不要厌我。”少纳言乳母一套发窘，责怪不已：“太不像样了！无论对她怎样说，她都不听。”源氏公子说道：“她这般年幼，我能对她怎样？我只要表白我对她一片绝世仅有的真心。”

此时天上雪粒飞舞，风越发急了，夜晚更觉凄凉。源氏公子说道：“这荒野寂寥之地，人迹罕至，怎叫人安寝！”说时，不禁泪流，终不忍心离去，便对侍女们说：“今夜天气可怕，关上窗户，让我来陪伴姑娘。大家都到这里来值夜吧！”便旁若无人般抱了这小姑娘，向寝台的帐幕里去了。众侍女见状，一时目瞪口呆，感到十分不解！那个少纳言乳母，更是觉得不妙。她异常紧张，又不便声张，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隐声叹息。这小姑娘于公子怀中吓得发抖，不知所措。她仅穿一件夹衫，柔嫩的肌肤阵阵发冷。源氏公子此时的感觉异乎寻常。他紧紧地抱住她，轻轻在她耳边说道：“到我那里去吧。那里有不少好看的

画，还有许多玩偶，很有趣呢！”他声音柔和，神态亲切，尽说些孩子们爱听的话。小紫儿渐渐平静下来，不再害怕；但又总觉得局促不安，不能完全入睡。

狂风彻夜不止。侍女们谈论道：“倘若公子走了，我们不知会吓成怎样！只是公子这样对待小姐，也不大好啊！”少纳言乳母更是忧心不已，一直紧紧地坐陪在她身旁。天快亮时，风渐渐停息了。源氏公子要急着回去，心中恋恋不舍，似乎与情人幽会一般。他对那乳母说道：“姑娘非常可怜，眼下尤需得人爱怜。不如将她迁居到我二条院邸内，以使我朝夕陪伴她。此地岂能长久居住？你们也太不替姑娘着想了！”乳母答道：“兵部卿大人也说要来接她去。此事且过了老太太七七四十九日后再说吧。”公子说：“兵部卿一直与她分离，虽为父亲，却同外人一样生疏。我今后尽心爱护她，一定胜过她父亲的。”说罢，他摸摸紫儿的头发，起身告辞，边走边回头望。

此时晨间景色幽奇，朝雾弥漫，遍地白霜，莽莽无际。源氏公子触景寻思：如此胜景，未曾幽会，总觉美中不足。忆起此途中有一隐密情妇，经过门前时，便在那里停车下去敲门。然而没有人来开门。无奈之下，心生一计，叫一个嗓子好些儿的随从在门外唱起诗歌来：

“香闺朝寒浓雾起，过门岂有不入人？”唱过两遍之后，门开了，走出一个侍女，回答道：

朝寒更在雾中行，蓬门未锁只为君。”她口齿伶俐，吟毕便进去了，此后再无动静。就此无功而返，公子觉得不免乏味。偏又天色微明，怕与人看见，只好望门兴叹，匆匆回二条院了。

在二条院私邸，公子躺在床上，回味起昨夜那令人留恋的女孩，可爱之至，不禁会心微笑。日高时醒来，决定给紫儿写信。此信非同寻常，公子小心谨慎，费尽心思，好半天才写成，最后再赠上几幅美丽的图圆。

此日源氏公子去后，兵部卿亲王正好也来到六条邸宅，看望紫儿。他见这深宅大院，年久失修，破败甚于往年。且屋多人少，一片阴森，慨然叹道：“如此地方，小孩怎呆得下去？还是与我回去吧！那边乳母有专门房间，姑娘有许多游戏伙伴，不会感到寂寞。诸事皆甚方便。”他将紫儿唤到身边，闻得源氏公子沾在紫儿身上的浓浓香气，说道：“好香啊！只是这衣服太旧了。”觉得孩子可怜，便对乳母说道：“她这几年与患病的老太太住在一起，吃得不少苦头。我常劝老太太将她送到我那边，以便照顾她。然而老太太厌恶我家，终不愿意。如此一来，反倒使我家那人心生不快。如今送去倒不甚体面了。”这少纳言乳母回答说：“请大人不必担心。此地虽是寂寞，却也不至久居。待姑娘年事稍长，略晓人情世故，再作此议，甚为妥帖。”接着叹气道：“此间姑娘总思念老太太，不思饮食，瘦得不少呢。”紫儿瘦弱如此，却益显清秀艳丽。兵部卿便传措她道：“你何必如此呢？如今外祖母已去，不能死而复生，悲伤又有何用？你不用担心，还有我呢。”天色渐暮，兵部卿准备返回了。紫儿啼啼哭哭，牵衣顿足不舍；弄得做父亲的也不禁泪流两行，再三地安慰她：“想开些！我不久便来接你！”转身离去。

父亲去后，紫儿更觉孤苦无依，常以泪洗面。她尚不懂得自己的身世，只是一味想念已故的外婆。多年来片刻不离，如今再不能见到，岂能不伤心？这孩子也懂得失亲忧愁；连日常游戏也木作了。白昼尚可略微散心，忘却忧愁，一到晚上，便悲哭声声，叫人闻之心酸。少纳言乳母不知如何是好，也降了她哭，默想这日子如何过得下去！

源氏公子这边也时时牵念着紫儿，派惟光前来问候。公子命惟光传道：“本当亲自前来慰问，只因父皇宣召入宫，难得如愿。但时时想起凄凉伶仃之状，不免推心疼痛。”又命惟光带几个人前来值宿。少纳言乳母心中不安，说道：“这可不行！虽然他们那晚只是形式而已，可是一开始就睡在一起，也太不成话了。倘若此事被兵部卿大人闻知，定将责备我们看护不周呢！孩子啊，当心别在爸爸面前提到源氏公子！”但这紫儿年幼，竟一点不懂其中要害，真是急人！少纳言乳母便向惟光讲述紫儿的悲苦身世，说道：“倘若真有情

缘，再过些时日，定让公子如愿，只是目前实在过早。公子这般恋她，到底用心何在，实在难以捉摸，叫人好生烦恼！今天兵部卿大人又来过了，叫我好好照顾姑娘，千万小心仔细。如此一来，对公子的奇怪行为，我更觉为难。”话一出口，又觉得有些过分。若引起推光疑心，以为公子和姑娘之间已有事实关系，这可不好。便不再作哀叹之相。这惟光莫名其妙，不知公子和这小姑娘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

次日，推光回到二条院，将那边情况禀复公子。公子默然无语，心想：“时常亲去问候，若外人得知，会说我轻率，到底不大好。倒是接她来最为妥当。此后他便常常去信慰问。一日傍晚，惟光又传去公子书信。信中说道：“本想今夜亲自来访，因有要事，未能成行，不会怪我疏远吧？”少纳言乳母此刻心烦意乱，肿准光说道：“兵部卿大人突然派人传信来：明日便要將姑娘接去。此时我心中纷乱。住惯了这破屋，便要离去，到底有些不舍，侍女们也都不忍呢。”她草草应付着，没有心思好好招待他们。惟光见她们整理衣服物件，一片忙乱，也不便久留，便匆匆回去报信。此时，源氏公子正在左大臣家，葵姬照例未立即出来见他。源氏公子姑且弹弹和琴，以慰心中不快。吟唱风俗歌曲“我在常陆勤耕田，胸无杂念心自专，你却疑我有外遇，超山过岭雨夜来”时，声情俱下，优美而飘荡。此时惟光急匆匆走来，将情况一一告知。源氏公子听了，心里甚是焦急。他想着：“若迁居兵部卿家后，我就得专程前往求婚，再将她迎接至此。但这未免太轻薄显目。不告知兵部卿，便将这小姑娘接来，不过说我盗取小孩罢了。既如此，叫那乳母保密，在兵部卿迁居之前将她接来！”当下吩咐推光：“天亮之前，我要亲自去那边。车中装备与赴此地时相同，随身只带一二人。”惟光奉命匆匆而去。

惟光去后，源氏公子心中却不安宁：“如此可否妥当？若被外人知晓，定要骂我轻率。若女子年事稍长，外人倒会推断男女同心，乃世间常情，不足为怪。可是情况并不如此，如何是好？况且万一被她父亲发现，脸上会过不去，且作何解释？”一时心乱如麻，忧心似焚。但想到此乃最后机会，否则会遗恨无穷，便决心付诸行动。此时葵姬照例沉默寡言，任公子满腹心事，不与他说话。源氏公子急欲离去，便对她说道：“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办，今天非回二条院不可，我去去就来。”便悄悄走了出来，连侍女们都不曾察觉。他走到自己房间里，换上便服，但叫惟光一人骑马跟随，径直向六条去了。

到了六条院那邸宅，一仆人不知底细，前来开门。车子很快进了院子。惟光下得车来，上前敲房间的门，又咳嗽几声。少纳言乳母听出他的声音，便起身开门。惟光对她说道：“源氏公子来了。”乳母说：“姑娘正在睡呢！半夜三更到此，是顺路来访吧？”源氏公子说道：“小姑娘明朝就要启程，趁现在还未离去，我对她说句话。”少纳言乳母笑道：“有什么要紧话呢？想必她会乐意回答你的！”源氏公子便往内室走去，少纳言乳母慌了，忙道：“姑娘身边还睡着几个老婆子呢！”公子只管走进去，口中说道：“姑娘还没睡醒么？我来叫醒她。朝雾景致奇好，可别辜负了良辰美景。”侍女们惊慌失措，喊不出声来。

这紫儿睡得正香，源氏公子将她抱起。她揉了揉眼，从梦中醒来，心想：父亲接我来了。源氏公子摸摸她的头发，说道：“紫儿，爸爸派我来接你了，走吧。”紫儿此时一见抱着自己的是外人，立时慌了，恐怖之极。源氏公子对她道：“不要怕！我也与你爸爸一样呀！”便抱了她出来。惟光和少纳言乳母等人皆神色大变：“这是干什么呀？”公子答道：“我因故不便常来探望她，因此想将她接到一个安乐可靠的地方去。不料此番用意屡遭拒绝。如若她迁居到父亲那边去，今后就更不便去那里探望了，故今有此举。快来一个人与她同去吧。”少纳言乳母狼狈不堪，欲加阻拦：“今日的确不便。她父亲就要来接她，到时叫我如何交待？公子稍等，老天有眼，你们缘份若深，日后自有机会。现在如此唐突，叫我们作下人的为难。”公子不耐烦，说道：“算了，侍者之事以后再说吧。”忙叫人将车子赶到廊下来。侍女们都被吓坏了，惊叫道：“可如何是好？”紫儿也忍不住哭了。

起来。少纳言乳母见事已至此，只得带上昨夜替姑娘缝好的衫子，自己匆忙换件衣服，随紫儿去了。

不多时，车子便到得二条院西殿前。此时天尚未破晓。源氏公子将紫儿轻轻抱下车来。少纳言乳母说道：“我似在梦中呢。怎会如此？”便不欲下车。公子对她道：“姑娘已经来了，你若要回去，随你罢了。”少纳言乳母毫无办法，只得下车。此事仿佛突从天降，她惊惧之极，心中忐忑不安，想道：“字情到这般地步，如何与紫儿的父亲交待？姑娘前途怎样呢？只可惜命苦，早早没了外婆与亲娘！”想到此，乳母泪流如注，但想起今日初来乍到，讳忌哭泣，便强力忍住。

此西殿平日少用，故屋内陈设简陋。源氏公子吩咐惟光叫人取来帐幕与屏风，布置一番。将帐屏的垂布放下，铺好席位，应用家具一并安置妥当，又命将东殿的被褥取来。就寝之时，紫儿四肢发抖，心中恐惧，不知源氏公子意欲何为。总算忍住，不曾哭出声来，只是一个劲道：“我要跟少纳言妈妈睡。”公子便开导道：“姑娘不小了，今后不该跟乳母睡了。”这孩子伤伤心心地啼哭着睡了。少纳言乳母又哪里睡得着，只顾茫然落泪。天色微明之时，她环视四周，便觉目眩神移。但见宫殿的构造与装饰富丽堂皇，庭中的铺石像宝玉一般光亮剔透。而自己服饰简陋，未免有些自惭形秽。西殿原供接待不大亲近的客人住宿之用，因此只有几个男仆在帝外伺候。他们见昨夜有女客来临，便纷纷议论：“此为何等样人？一定受主人特别宠爱吧。”

源氏公子起身时已日上三竿。盥洗用具与早膳也于此时送来。他吩咐道：“此处没有侍女，甚为不便。今晚叫几个适合的来此伺候。”又叫人到东殿去唤了四个年幼可爱的女童来与紫儿作伴。

此时紫儿裹了源氏公子的衣衫，睡得正酣，却被公子叫醒。只听公子说道：“我非轻薄少年，真心关怀于你，你怎能对我心生厌恶？女孩子要心地柔顺才是。”紫儿的容貌，近看更觉清丽。源氏公子劝导她，亲切与她交谈。又叫人从东殿给她拿来许多好看的图画和玩具，作出种种游戏给她看。紫儿心中渐渐高兴，从床上起来。她身着家深的深灰色丧服，娇憨可爱，不时无邪发笑。源氏公子看见，也不觉笑了。源氏公子到东殿去时，紫儿走到帘前，隔帘观赏庭中的花水池塘。但见草木花卉，经霜色变，如在画中。从前不曾见得四位、五位的官员穿着紫袍、红施于花木之间往来不绝。还有室内屏风上好看的图画，趣味盎然，忘却了一切忧愁。

此后两三日，源氏公子不入宫去，只一心与紫儿玩耍，因此很快熟悉起来。他写字、画画与她看，以此作为她的习字帖与画帖。他写画尽皆精美，其中一张写得一曲古歌：“不识武藏野，闻名亦可爱。只因生紫草，常把我心牵。”写于紫色纸上，笔致异常秀美。紫儿将它拿在手里，只见一旁尚有几行小字：

“既慕武藏野，何须不堪行。我心传紫草，稚子亦可亲。”源氏公子说道：“你也写一张试试。”紫儿笑着，仰望公子道：“我怕写不好呢！”神情娇羞可爱。公子一见，不由笑道：“写不好便不写吗？有我教你呢。”她便转向一旁去写了。握笔与运笔的姿势，孩子气十足，但叫公子无比怜爱。不一会，只听得紫儿说：“写差了！”羞羞的欲将纸藏起来。源氏公子急忙抢过。但见上面写着一首诗：

“既慕武藏野，何须怜紫草？原由未分明，疑问终难了。”虽显稚嫩，可笔致圆润饱满，足见可堪造就，与已故外祖母的笔迹绝似。源氏公子见了，心想若她临现世风的字帖，必定长进神速。同时又特地为她制造玩偶住的诸多屋子，与她一道玩耍。此种游戏方式，他甚感有趣。

却说留在六条的诗女们，在源氏公子带走紫儿后，皆忧心忡忡，担心兵部卿前来问及。源氏公子与少纳言乳母临走之时，曾叮嘱她们暂不与人说起。因此兵部卿问起此事时，她们都守口如瓶。兵部卿暗自思忖道：“去世的老太太当初便不情愿送她到我处。可能少纳言乳母体念老太太心愿，因此带她出逃了。她不好言明姑娘不便去我处，便干了这越分之

事。”他无计可施，只得洒泪而去。走时叮嘱众侍女道：“一旦有得姑娘下落，即来报告。”侍女们自然感到十分为难。

这兵部卿再到北山的增都那里去探问，也一无所获。可爱女儿下落不明，他心中不免挂念悲伤。正夫人虽是嫉恨紫儿的母亲，但如今此心早已冰释，也想将紫儿领来，亲自教养，如今却也颇觉遗憾。

二条院西殿，如今侍女日渐增多。众人见这一对漂亮的主人便甚感喜悦，经常游戏，过得无忧无虑。寂寞之夜，源氏公子不在家时，紫儿想起了外婆，不免啼泣。自幼离开父亲，并不亲近依恋，所以此时并不思念。现在她只是一味亲近这个源氏公子，如同后父，终日扭缠他。每当公子外出归来，她总是赶快出迎，欢呼雀跃，毫无顾忌地投入他怀抱，爱恋非同一般。

第六章 未摘花

且说那夕颜命如朝露，过早消亡。源氏公子悲痛万分，神思恍惚，难以自制。虽此事在半年前即已发生，但他竟一直惦念于心。其他女人，像葵姬或六条妃子，都出身显赫，生性骄矜而倔强。惟有这夕颜心地善良，温顺可亲，与他人迥然相异，实在令人思恋。公子虽遭丧爱之痛，却仍不自律，总想重新找寻一个虽出身微寒但品貌端庄、无须顾忌的人。故而大凡稍有姿色的女子，只要他稍稍得知，便总爱送信去暗示情停。那些得了信的，几乎没有置之不理的。

那种态度阴冷，过分严肃，没有情趣而丝毫不通事理的女子，终究难觅如意之人，只得放弃远志，嫁个一般的丈夫。源氏公子最初同这类女子交往而中途断绝的，也为数不少。有时不免想起空蝉的倔强，有时写信给轩端获，说至今难忘的仍是那晚灯光的对奕，以及那袅娜可爱的媚态。总之凡与源氏接触过的女子，他始终难忘。

话说源氏公子另有一个叫做左卫门的乳母，他对她的信任，仅次于做尼姑的大貳乳母。这在卫门乳母膝下有一女子，叫大辅命妇，供职于宫中。她父亲出身皇族，是兵部大辅。这大辅命妇年轻风流，在宫中与公子异常亲密。后来她父母离异，母亲改嫁筑前夺随他去了征地。这样，大辅命妇和父亲就住在一起，每天到宫中司职。

一天，大辅命妇和源氏公子于闲谈时偶然提及一个人来：常陆亲王晚年得女，疼爱备至。如今亲王去世，此女孤单可怜。源氏公子道：“那够惨的介于是向她探问详情。大辅命妇道：“此女品性、相貌如何，我所知不详。惟觉此人生性喜静，难以与人亲近。有时她和我谈话，也要隔着帷屏。与她相好只有七弦一。”源氏公子道：“琴是三友之一①，女子只是与最后一个无缘。我很是想聆听她的琴音呢。她父亲精于此道，料想她定也手法不俗。”大辅命妇又道：“恐不值得你亲自去聆听吧。”公子道：“且不要自视甚高，趁这几天春夜月色朦胧，你陪我悄悄去吧！”大辅命妇甚觉麻烦，但官门无事，寂寞无聊，就答应了他。她的父亲在外另有宅院，为探望这位小姐，也常光顾常陆亲王的旧宅。大辅命妇往昔不喜与后母在一块，跟这小姐却也要好，也常来此处宿夜。

果如所约，十六日，源氏公子按时而至。大辅命妇道：“真不巧啊！月色朦胧，如此，琴声恐怕不会清朗吧？”公子答道：“无妨，你只管劝她弹。既来之，听听也好，总不能扫兴而归吧？”大辅命妇让公子在自己屋里等候。房间异常简陋，她心中不忍，但也顾不得了，便独自往常陆亲王小姐所居的正殿而去。透过格子窗，只见小姐正欣赏月下庭中美景。正是机会，于是大辅命妇道：“我想起您的琴弹得极好，就乘良宵来此一饱耳福。平时繁忙于公事，出入匆匆，使得不能静心拜听，实甚遗憾！”这小姐答道：“弹琴需有知音，你来正好。但你乃宫中之人，琴声恐不会合你意的！”便取过琴来。大辅命妇不免担心：不知源氏公子听了有何感想？心中颇为忐忑不安。

小姐弹了一回，琴声悠扬悦耳，却并无高明之处。幸得这七弦琴与其它乐器相比，音色甚好，政公子也不觉难听。他心中若有所感：“这荒芜之地，当初常陆亲王按照古训，竭诚

尽力地调教这小姐，可是现在已影迹全无。此处景象如此凄凉，恐怕是古小说中才有的吧？”他想上前向这小姐求爱，又觉得太过鲁莽，一时踌躇不决。

正犹豫时，琴声倏然而绝。原来大辅命妇乃乖巧机灵之人，她觉得这琴声并不怎样美妙，倒不如叫公子少听。于是说道：“月亮暗起来了。我想起今晚有客，若见我不在，定会责怪。以后再慢慢听吧。我关上格子廖，好么？”说完，便返回自己房里去了。源氏公子很觉败兴，道：“我还没听清究竟弹的什么，正想仔细听来，不料竟不弹了。”看来他还未尽兴，接着又道：“既然听了，那就再靠近些听，如何？”大辅命妇兴致全无，便回答道：“算了吧。她的光景如此萧条冷落，靠近些听岂不更是败兴？”源氏公子想：“这话也有道理。倘男女第一次交往，一拍即合实乃不合我的身份。”但他不愿就此放弃，便说道：“那么，你要找机会让她知晓我这番心愿！”他似乎另有约会，说罢便急匆匆向外走。大辅命妇便嘲笑他：“万岁爷常说你这人太呆板，替你担心。我每次听到此言，总觉得好笑。倘现在你这种模样，叫万岁爷见了，不知道他又该怎么想呢？”源氏公子回转身来，笑道：“你就如同外人那样挖苦我！我这模样固然轻批难看，你们女人家还不一样？”这大辅命妇本是个风骚女子，听了此话，也觉得很难为情，便默不作声。

源氏公子走出门去，灵机一动，想道：“若到正殿那边，或许有幸窥得小姐。便轻手轻脚走过去。正殿前的篱笆墙，大都垮塌，只剩下一处。他便走到那里。哪知早有一个男人立在那里向里窥望。他想：“这是何人？一定又是追求这位小姐的吧？”便停下来细瞧，源氏公子万难料到这人竟是头中将。原来，傍晚公子和头中将从它中返回，在途中和头中将分手，却不回二条院私邸。头中将甚觉奇怪，心里嘀咕：“他将到何处去？”他自己原本要去幽会，此时来了兴趣，暂且不去，便跟在源氏公子后面，窥察他的行踪。头中将身着便服，骑匹不显眼的驾马。公子竟毫无察觉。他见源氏公子走进了这所旧宅，更觉诧异。忽地里面传出琴声，他便侧耳细听。他断定源氏公子不久便会出来，所以一直守在那里。源氏公子未看清对方，怕自己被认出，便跟着脚悄悄后退。然而头中将却走过来，说道：“你半途丢下成，叫我好生气恼！因此我便亲自送你到这里来了。

待见东山明月起，不知今夜落谁家？”源氏公子知道这是在讽刺自己，当看出这人是头中将时，不便发作，只得无可奈何道：“你倒会戏弄人。

月明清光四处照，今宵该傍谁家好？”头中将说：“今后我就跟随于你，如何？”接着又讥讽道：“实语道来，这般行事，没有随行者可是不行的。就让我跟随你吧。你一人微服私访，万一有甚意外，如何是好？”源氏公子过去干此勾当，常为头中将识破，心中常常懊恼。可一想起夕颜所生的那个抚子，头中将至今尚不知道，心中不免略为宽慰。

这晚两人本来都有幽会，但相互揶揄了一阵后，也都不去了。他们同乘了一辆车子，一道回左大臣砦去。此时月亮仿佛也很解风情，故意躲入云中。两人在车中横吹着笛子，一路逗澳前行。来到哪宅，忙收起笛子，吩咐侍从不可弄出声响。他们轻身进屋，见廊下无人，便换上常礼服，装着刚从宫中返回来的样子，拿出萧笛悠闲地吹奏起来。此种机会实在难得，左大臣忙拿了一支高丽笛来和他们合奏。他擅长此道，吹得异常悦耳。在帝内的葵姬也叫侍女取出琴来弹奏。其中有一个叫中务君的，善弹琵琶。头中将曾经向她求爱，她拒绝了，但却钟情于见面不多的源氏公子。这自然瞒不过左大臣夫人，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因此中务君惧怕夫人，不敢上前，只远远地躲着。她完全看不到源氏公子，孤寂难耐，心中极为烦闷不安。

源氏公子和头中将回味起适才听到的琴声，想起那荒凉的邪宅和小姐，便生出种种念头。头中将浮想联翩：“这美人竟在那里孤苦度日。若我早日发现，并恋慕于她，定会遭到非议，而我也难免相思了。”又想：“源氏公子早有用心，先我而去，定会纠缠不休。”想到此处，心中炉火油然而生。

自此以后源氏公子和头中将都写信给这小姐。两人苦苦等候，然而都杳无音信。头中将更是着急，他想：“此人实在不解风情。如此寂寞闲居，应有情趣才是。见草木生情，听风

雨感怀，发为诗歌，诉诸文字，让人察其心境，寄予同情。不管身分何等高贵，如此过分拘谨，毕竟令人不快。”两人一向无所不谈，头中将于是问源氏公子：“你是否已收到了那人的回信？不瞒你说，我也试写了一封信去，可音信杳无，此人也太矜持了。”他满腹怨气。源氏公子想：“果不其然，他也在向她求爱见”便笑道：“唉，这个人，她是否回信，我本无所谓。收到与否，也记不得了。”头中将见源氏如此口气，料想公子已收到回信，更恨那女子怠慢于他。而源氏公子对这女子本无特别深情，加之她如此冷淡，因此早已无甚兴趣。可如今得知头中将在向她求爱，心想：“头中将能说会道，每日去信，恐怕这女子经不住诱惑，会爱上他。那时倒将我一脚踢开。我可是首先求爱之人，果真这般，岂不落人耻笑？”所以使郑重嘱托大辅命妇：“那小姐拒不回信，让人苦苦等待，实在令人难堪！也许她认为我是薄幸之人吧？可我并非薄情之人。始终是女人多了心思，另寻相好，中途将我抛开，反倒怪罪于我。这小姐独居一处，又无父母兄弟前来干扰，无须顾虑，实在可爱。”大辅命妇答道：“未见得如此。你将他想得如此之好，却不知到底怎样呢！不过这个人腴腆柔顺，谦虚沉静，其美德倒是世间少有的。”她把自己所知一一描述出来。公子道：“看来，她并非机敏练达之人，但那童稚般的天真，倒叫人怜爱。”说时，他脑里映现出夕颜的模样。这期间源氏公子患了疟疾，又为藤壶妃子那不可告人之事，终日忧愁不安，心中烦闷。转眼，春已尽，夏季也一晃而过。

夏去秋来，源氏公子思虑旧事，无限感伤。忆起去年此时在夕颜家的情形，那嘈杂的砧声，也觉得十分亲切。想起常陆亲王家那位很像夕颜的小姐，便常去信求爱。但一直得不到回信。这女子愈是置之不理，源氏公子愈是不肯罢休。便催促大辅命妇，抱怨道：“怎会如此？我有生以来从未如此尴尬！”大辅命妇也觉得极难为情，说道：“你和她并非是因缘未到。只是这小姐异常的怯懦羞涩，对任何事都不敢妄为罢了。”源氏公子道：“这实乃不近情理之事。若是无知幼儿，或者受人管束，不能自主，那倒情有可原。可这位小姐无所顾忌，万事都可自主。现在我实是苦闷难当，倘她能体谅我的苦心，给我个回信，我便无所求了。况且我并非世间好色之徒，只求在她那荒芜邸宅的廊上站一刻。如今如此绝情，令人好生纳闷。即使她本人不许，你也总得想个法子，玉成好事。我决本妄为，使你难堪的。”

其实源氏公子每逢听人谈起世间姿色稍好的女子，便侧耳细听，牢记于心，久久不忘。但大辅命妇不知他这真性，放那晚偶然间信口说起‘有这样的一个人’。不料源氏公子如此认真起来，百般纠缠，要她帮忙，实在出乎她的意料。她顾虑到：“这小姐相貌并非特别出众，与源氏公子也并不般配。若硬将二人拉在一起，将来小姐倘若发生不测，岂非对她不起？”但她又转念一想：“源氏公子如此情真，倘我置之脑后，岂不情面难下。”

这小姐的父亲常陆亲王在世之时，大概是时运不济，故宫砌一向门庭冷落，车马稀少。亲王身故之后，这荒芜之地更无人来。如今竟有身分高贵的美男子源氏公子常来问讯，过惯了苦日子的众侍女何尝不喜形于色呢？且劝小姐道：“总得写封回信去才是。”然而小姐总是惶恐羞怯，连源氏公子的信也不看。大辅命妇暗自思忖：“既如此，便找个机会，叫两人隔帘交谈吧。若公子不称心，就至此为止；倘若真有缘份，就让他们暂时往来，这样便无可指责了。”这个风骚泼辣的女人，如此自作主张，也未与父亲商量。

八月二十过后，一日黄昏，夜色渐深，但明月不见，惟见繁星闪烁。松梢风动，催人哀思。常陆亲王家的小姐忆起故世的父亲，不免流下泪来。大辅命妇早欲叫源氏公子偷偷来此，她觉得此时正好。月亮渐渐爬上山顶，月光清幽，映照着残垣断壁。触景生情，小姐倍觉伤心。大辅命妇劝她弹琴。琴声隐隐，情趣盎然。可这命妇感到还不够味，她想：“要是再弹得轻佛些才好呢。”

源氏公子见四下无人，便大胆走进来，呼唤大辅命妇。大辅命妇佯装吃惊地对小姐说道：“这可如何是好？那是源氏公子来了！他常叫我替他讨回信，我一直拒绝。他总道：‘既如此，我当亲自去拜晤小姐！’现在是打发他走呢，还是...，他不是那种轻薄少

年，不理睬他也实在不好。你就暂且隔帘和他晤谈吧。”小姐羞愧交加，低声道：“我不会应酬呀！”边说边往里退，像个怕生的小孩子。大辅命妇忍俊不住，笑起来，又劝道：“你也过于孩子气了！不管身分怎样，有父母教养之时，谁都难免有些孩子气。如今您孤苦无依，仍不懂人情世故，畏畏缩缩，这就无理可言了。”小姐生性不愿拒绝别人的劝告，便答道：“我不说话，只听他说吧，将格子窗关上，隔着窗子相会。”大辅命妇道：“叫他立于廊上，不免失利。此人并不会行为不端的，您只管放心。”她花言巧语地说服了小姐，又亲自动手，把内室和客室之间的纸隔扇关上，并在客室铺设了坐垫。小姐窘困万分。要她接待一个男客，她从未想过。可大辅命妇这般苦口相劝，她以为理应如此，便住她摆布。乳母年老，天一黑就人屋睡了。这时伺候小姐的只两三个年轻侍女。她们久闻公子美貌，盖世无双，不免异常激动，以致手忙脚乱。她们匆忙给小姐换衣，替她梳妆打扮。可小姐似乎并不在乎。大辅命妇见此，心想：“这个男子的相貌非常漂亮，现在为避人耳目，另行穿戴，姿态也更显优美。只有懂得情趣的人才能赏识。可现在此人识风情，实在是对不起源氏公子的。”一面又想：“只要她端端正正地默坐着，我就心安了。因为这样，她的缺点便不会因冒失而外露了。”接着又想：“公子屡次要我相帮，如今我自作主张，作此安排，想来总不会使这可怜的人受苦吧？”她心中很是忐忑不安。此刻源氏公子正在推想小姐的人品，他想：她莫不是那种过分俏皮而爱出风头的人吧？此时小姐被侍女拥着，战战兢兢，膝行而前。隔着纸隔扇，公子觉得她沉静如水，温雅柔顺，阵阵衣香袭人，芬芳可亲，好一派悠闲之气！他想：“果不出我所料。”心中暗喜。他极尽言辞之力，滔滔不绝地向她倾述相思之苦。然而好半天，却听不到她一句答话。公子想：这如何是好？便叹一口气吟道：

“真心呼唤仍缄默，幸不禁声更续陈。与其这样不置可否，倒不如一口回绝。使人好生苦闷！”乳母的女儿在这儿当侍女，才思敏捷，口齿伶俐，善于应对，见小姐这等模样，很是焦急，为了不至于过于失礼，便走近小姐身旁，代她答复道：

“缘何禁声君且说，缄默不语更难知。”她有意变换嗓音，显得娇媚婉转，如同小姐口中所出。源氏公子听了，觉得有些异样，与其性格相比，声音似乎过于亲见了。但因初次听到，也未必生疑。就又道：“这样，我反倒有些无话可说了。”

“原知无语胜于语，如哑如聋闷煞人。”他又开始找话说，时而轻松，时而严肃，可对方仍是不发一言。源氏公子想：“这样的人真是难以捉摸，她。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呢？”然而又不肯就此罢休，他便悄悄拉开纸隔扇，钻进内室来。大辅命妇大吃一惊，她想：“这公子不择手段，叫人防不胜防……”她觉得愧对小姐，便悄悄退回自己房里，佯装不知。源氏公子突然出现。这儿的年轻侍女见了，觉得果真貌绝大了，也不特别惊异，只觉得于小姐不便，定会令她难堪之极。至于小姐本人呢，如在梦中，惟恍恍馆馆，连忙羞羞答答地后退。源氏公子想：“这等模样真是有趣，这小姐倒也可爱。可见生性如此，而又未与外人见过世面。”便原谅了她的过失。却又觉得她并无特别惹人之处，不免有些怅们。失望之余，便转身出去了。大辅命妇一直担心，哪里睡得着？只好眼睁睁地躺着。听见源氏公子出去，她想还是装作不知的好，并不起来送客。源氏公子便独自出了宅门。源氏公子回到二条院，心中郁郁寡欢，独自寻思道：“要在人世间寻个完全合自己心意的人真是不易啊！”想到对方毕竟身分高贵，就此不再理她，恐有些过意不去。他胡思乱想，烦闷不堪，辗转直到天明。

此时头中将来了，见源氏公子还未起床，戏弄道：“太贪睡了吧？昨晚又去哪里做了不妥之事！”源氏公子只得起身，答道：“何出此言？今日无事，便醒得迟了些。你刚从宫中出来么？”头中将道：“正是。万岁爷即将行幸朱雀院，听说今日要挑选乐人和舞人呢。我想去通知父亲一声，所以早早退出，顺便也给你捎个信。我立即就要进宫去的。”说着急匆匆要走。源氏公子便道：“那么，我跟你同去吧。”便命侍女拿来早粥和糯米饭，请头中将同吃。门前本有二辆车子，但他们两人都愿共乘一辆。一路上头中将总是诡秘地试

探他道：“瞧你脸上，一副睡眼怪论的模样。”接着又怨恨道：“你瞒着我干的勾当不知有多少呢！”

为皇上行车朱雀院之事，宫中今天要商榷种种事情。因此源氏公子整天未曾离宫。薄暮时分，他想起常陆亲王家那位小姐，自己理应写封信去问候。大约此时她也等得心焦了吧？便派人送去。此时正逢下雨，路行不便，源氏公子便索性不去小姐那里宿夜了。小姐那里则从早盼到晚，始终不见音信。大辅命妇心中愤愤不平，抱怨源氏公子薄情无义。小姐忆起昨夜之事，只觉羞辱难当。正当她们不知如何是好，信终于来了。但见信上道：

“不散夕雾犹迷离，浓稠夜雨倍添愁。一老无不晴，令我等得好生心焦啊！广众人失望不已，源氏公子恐今夜不会来了。失望之余，众侍女还是怂恿小姐回信。小姐心乱如麻，平时连封日常客套信也动不了笔，更何况写此种信呢？眼见夜色渐浓，不便再拖。那个称作情从的侍女便又照例代小姐作诗：

“风雨荒园痴待月，非道同心方解传。”侍女们拿来纸笔。小姐拗不过，只好硬着头皮书写。紫色的信笺因存放过久，色彩已褪损不少。用笔还算有力，但欠缺品格，只算中等，格式为上下句齐头书写。源氏公子收到回信，看了几句，只觉索然无味，便无心再读，随手丢于一旁。他想：若此举让小姐得知，不知作何感想。心中便觉歉然。这情景是否正是古人所谓的“追悔莫及”呢？可事已至此，后悔也无甚用处，便心下决定：自此以后，小姐生活定要竭力照顾。但小姐又哪里知道公子心思呢？她只管整日愁苦悲叹不已。源氏公子很晚才出宫，受不住左大臣劝诱，便跟他回了葵姬那里。

近来为朱雀院行幸之事，贵公子们日日聚集宫中，预习舞蹈和奏乐。四处一片乐器鸣响声，纷繁嘈杂。他们都在暗地较劲，互相竞争。大革案和尺八萧声声入耳。原本放在下边的鼓如今也搬进栏杆里来，由贵公子们亲自演奏。宫中一片忙碌，热闹非凡！源氏公子也在其中，忙里偷闲之时，便去几个关系亲密的恋人家。但常陆亲王家这位小姐，他一直未去探访。转眼已是深秋。小姐只是独守空房，心中无限悲苦。

行幸日期迫近，舞乐试演也更紧张。一日，大辅命妇来了。源氏公子见了她，觉得对小姐不住，便问：“她好吗？”大辅命妇将小姐近况一一陈述出来，最后说道：“你一点都不将她放在心上，叫我们旁人看了也不忍啊！”说着几乎掉下泪来。源氏公子想：“这命妇原叫我适可而止，放才感到小姐与众不同，文雅可爱。而我觉不在其意！如今到这般地步，命妇恐怕会怪我寡情薄义吧！”难免觉得有愧于她。又想象小姐此时恐正默然悲哀，心中不忍，便叹气道：“不得空闲，有何办法呢？”又微笑着说道：“这人也太不懂人情了，让我稍稍惩戒她一下吧！”看到他意气风发，大辅命妇也不由得露出了微笑。她想：“他这般青春年少，思虑不全，任情而为，做出错事，也难免遭女子怨恨，倒也不是为怪。”行幸的准备工作完成了之后，源氏公子偶尔也去常陆亲王家小姐那里询访。可自从与藤壶妃子相似的紫儿进了二条院，公子便又因这小姑娘的姿色而心猿意马，连六条妃子那儿也很少去了，更何况常陆亲王那荒僻之地？但他始终难忘她的可怜，然而总是懒得亲自去，甚是无奈。

常陆亲王家的小姐生性怕羞，一向遮掩，不叫人看她的面貌。源氏公子也一向无心细致看她。但他想：“细看一下，说不定会有惊人之美呢。往常暗中摸索，只是隐隐约约，总觉得她的样子有些莫名其妙。我总得再细看一次。”倘用灯火去照，恐木雅观。于是一日晚，趁小姐吃饭，无心顾及时，便悄悄走进。透过格子门的缝隙往里窥视。然而小姐本人不在。帷屏虽破旧不堪，仍旧整整齐齐地摆着，因此有碍视线，看不大清楚。但见四五个侍女正在吃饭。桌上饭菜粗劣，盛在几个中国产的青磁碗中，显然生活困窘，叫人见了不免心酸。她们可能是刚刚伺候过小姐，回到这里来吃饭的。

角上另一个房间里，也有几个侍女，穿着白衣服，围着罩裙，皆污旧不堪，模样十分难看。挂下的额发上插有梳子，表示她们是陪腾的侍女那样子肖似内教访里练习音乐的老妇人和内侍所里的老巫女，模样不伦不类，甚为可笑。这个当今贵族人居然有此种古风的

侍女。源氏公子简直意想不到，更是惊讶之极。听得其中一个侍女道：“唉，今年好冷！我这般年纪，还落得如此境地！”边说边流泪。另一人道：“想当初，千岁爷在世时，我们曾经叹苦，可如今，日子这般凄苦，我们也得过呢！”这人冷得浑身颤抖不已，好像要跳起来。她们东扯西拉互道愁穷，不停地唉声叹气。源氏公子听了心里十分难受，不忍再听下去，便离开这地方，装作刚刚来到，去敲那扇格子门。只听里间脚步匆匆，有侍女惊慌地说：“来了，来了！”便挑亮灯火，开了门，迎进源氏公子。

名叫侍从的那个年轻侍女，今天在斋院那里供职，因此不在家。留在这里的几个侍女，模样粗陋，很是难看。此时天上大雪纷飞，众侍女心中不免犯愁。这雪一直下个不停，越大。北风呼啸，阴森恐怖。厅上灯火被风吹灭，四周一片墨黑。源氏公子想起去年中秋，他和夕颜在那荒宅遇鬼的情形。现在同样是凄凉的院子，谁这儿地方稍小，又略多几个人，尚可得到慰藉。然而四周一片荒凉，叫人怎能入睡？不过，这倒也有一种特殊的风味与乐趣，可以诱引人心。然而那人冷艳如此，无丝毫情致，不免甚觉遗憾。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源氏公子起身，打开格子门，抬眼看去。只见大地白茫茫的，花木踪迹全无，景致甚是悲凉。可又不便就此离去，他便恨恨道：“出来瞧瞧外面的景致吧！老是冷冰冰地闷声不语，实在叫人不能忍受啊！”天色还未大亮，在雪光的映照下，源氏公子愈发俊秀逸人。几个老年侍女看了都禁不住怦然心动。劝小姐道“快快出去吧。不去是不礼貌的，柔顺可是女儿家的美德呢！”小姐无法拒绝，便修饰一番，然后膝行而出。

源氏公子佯装未见到她，照旧往外眺望。其实他在偷偷打量她。他想：“究竟如何呢？但愿细看之下，能发现她的可爱之处！”然而这似乎很难。因为她坐着身体尚且如此之高，可见此人上身过长。源氏公子想：“果然应验了我的担心。”他心下一紧。而且，她的鼻子难看之极。一见到它，就疑心是白象的鼻子。这鼻子高而长，鼻端略微下垂，并呈红色，实在败人兴致。脸色苍白发青。额骨奇宽，叫人害怕。再加之下半部是个长脸。这样一搭配，这面孔真是稀奇古怪了。形体也叫人悲哀，身躯单薄，筋骨外露。肩部的骨骼尤为突出，将衣服突起，叫人看了甚觉可怜。

源氏公子想道：“如此细看下去有何必要呢？”然而受好奇心的驱使，便又打量起来。只有头形和头发还算美丽。那头发很长，从上面一直挂到席面，竟还有一尺多横铺着。而这位小姐身上穿着一件淡红色的夹社，颜色已褪得差不多了。上面那一件紫色短褂，也十分破旧，近乎黑色。外面却披着一件黑貂皮袄，发出阵阵衣香，倒也叫人觉得可目。这种服装在古风中属上品，然而如今的一个妙龄女子穿上却过于欠缺时髦，使人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但如不破此袄，又难以御寒。源氏公子见她冻得发抖，不禁可怜起她来。

小姐照旧一言不发，源氏公子也不知说什么为好。然而他似不甘心，总想看看是否能够打破她一拨的沉默，便想方设法引她开口说话。可小姐一味害羞，始终闭口不言，只用衣袖来掩住嘴。就这姿势也显得十分笨拙，叫人觉得别扭。两肘高高抬起，那架势如同司仪官在列队行走。动作很是僵硬，可脸上又带着微笑，极不协调。源氏公子见此更觉厌恶，很想就此离去，便对她说道：“我看你孤苦伶仃，所以一见你便百般怜爱。你不可将我视作外人，应对我亲近些，我这才高兴照顾你呢。可你只知一味疏远于我，叫我好生不快！”便即景吟诗道：

“朝阳临轩冰指融，缘何地冻终难消？”小姐只顾不停地嗤嗤窃笑，却不答话。源氏公子愈发兴味索然，便走出去了。

来到中门，但见中门很是破败，几乎要倒塌了。车子便停于门内。见此萧条景象，源氏公子心中想道：“以往都是夜里来夜里去，虽觉寒酸，但终究隐蔽处尚多。而这青天白日之下，愈发荒凉不堪，叫人不由伤心落泪！青松上的白雪，沉沉欲坠，倒有些生气，叫人联想到山乡风情，获得些清新之感。那日，在马头雨夜品评时所说“蔓草荒烟的蓬门茅舍”，大约便是说此类地方吧！倘若这地方住着个确可怜爱的人儿，定会使人依恋不舍！我那种停伫之情⑤恐也可在此得到解脱。现在这个人的样子，却相去甚远，真叫人哭笑木

得。倘不是我，换了别人，可不会这般耐着性子去照顾这位小姐的。我之所以对她如此顾念，大约是其父常陆亲王惦记女儿，阴魂不散，在暗中指使我吧？”

院子里的橘子树上堆了厚厚一层雪，源氏公子唤来随从将雪除去。那松树仿佛羡慕这橘子树，翘起一根枝条，于是白雪纷纷飞落，正如“天天白浪飞”的情形。源氏公子见了，又想：“唉，也不能过分，只要有能解风情的普通人作恋人，也就行了。”

此时通车的门尚未打开，随即便呼唤管钥匙的人来开门。一个弱不禁风的老人蹒跚前来，身后跟着一个妙龄女子，不知是他女儿还是孙女。雪光中，只见她衣衫肮脏破旧。看来这女子十分怕冷。因她衣袖间包着一个奇形怪状的器物，里面盛着些炭火。老人打不开门，那女子就赶过去帮忙，但动作也很是笨拙。公子的随从见状，只好前去相助，方才将门打开。公子睹此情状，随口吟道：

“翁衣积雪头更白，公子晨游泪沾机”他又吟诵白居易的“幼者形不蔽”之诗。此时，那个脸色发育，鼻尖红红的小姐显现在他脑组，公子觉得十分可笑。他想：“头中将如果看清了这小姐的面容，不知会如何作想。他常来这里窥察，也许已经知道我的所作所为了吧？”想到这里，更觉后悔莫迭。

这小姐容颜若无缺憾，只要和世间一般女子相同，也会另有男子向她求爱。公子也不会感到如此难堪。可源氏公子一想起她那丑容，便非常可怜她，反倒不忍心抛下她不管了。于是他尽心接济她，时时派人去问候，并赠送各种物品。所馈赠的虽不是黑貂皮袄，却也是绸续织锦等物。于是，上至小姐，下至众侍女、看门老人都皆大欢喜。莫不感恩戴德。对于这些赠赐，小姐此时也并不以为羞愧，公子方才心安。此后公子固定供给，有时也不拘形式，随意多给，彼此也不觉得不好。

这期间源氏公子不时回想起空蝉：“那晚在灯下对奕时的侧影，其实也不是毫无瑕疵。可她身段窈窕，将她的欠缺掩盖了，因此使人并不感到难看。至于身份，这位小姐也并不亚于空蝉。由此可知，女子孰优孰劣，是无关其出身的。空蝉倔强固执，令人无可奈何，我只得让步于她。”

将近年终之时，一日，源氏公子于宫础值宿，大辅命妇请见。这命妇并非公子情人，但公子常使唤她，便相熟起来，言行皆无所顾忌。两人在一起时，往往恣意调笑。因此即便源氏公子不召唤，她有了事也自来进见。此时命妇边替公子梳头，边开言道：“有一桩令我为难的事情呢。不对您说，恐你知道了说我居心不良；对您说呢……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她放作姿态，担保语。源氏公子道：“何事？你对我还有可隐瞒的么？”命妇吞吞吐吐地说道：“岂敢隐瞒？若是我自己的，无论何事，早直言相告了。可此事不好出日。”源氏公子不耐烦了，骂道：“你又撒娇了！”命妇只得说道：“常陆亲王家的小姐给你写了一封信。”便取出信来。源氏公子说：“原来如此！这有何可遮遮掩掩的？”便接了信，拆开来。命妇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公子看了作何感想。但见信纸是很厚的陆奥纸，发出浓浓的香气，文字写得倒也工整，其中有两句诗句是：

“情薄是否冶游人，锦绣春衣袖招香。”公子看到“锦绣春衣”句，迷惑不解，便低头思索。此时大辅命妇提来一个很大的包裹打开，只见里面是一只古色古香的衣箱。命妇说道：“看！这是不是太可笑呢！她说这是替你元旦那日准备的，叫我务必送米。当即退她吧，恐伤她心意，但又不便擅自将它搁置，也只得给您送来呢”源氏公子道：“擅自将它搁置起来，也确实有负她的一片心意。我是个哭湿了衣袖的人，能蒙她送衣来，我自是感谢！”便不再说话。低头寻思道：“唉，那两行诗也真是太俗了！或许这是她好不容易才写出来的呢。侍从若见了，定会为她润色。除了此人，恐再无人可教她了。”想到此，觉得很泄气。但一想到这是小姐费尽。动思才写出来的，他便推想世间那些好的诗歌，大概便是如此产生的吧！于是微微一笑。大辅命妇见此情景，反倒不好意思起来。

衣箱里是一件贵族穿的常礼服。颜色是当时极为时髦的红色，但样式陈旧，已全无光泽。里子的颜色也一样。从缝拢的针脚看，手工很是粗糙。源氏公子见了，甚觉无趣，便信手在那张信纸的空白处写道：

“艳艳粗细无人爱，何人又栽未摘花？我看见的是深红色的花，可是……”大辅命妇感到奇怪，想到：为何偏偏不喜欢红花？忽记起月光下，自己偶尔得见小姐红色的鼻尖①，便略知其意，感到这诗也真是刁钻！她略加思索，便自言自语地吟道：

“春纱虽薄情更薄，莫树恶名须美名！人世真是痛苦啊！”源氏公子听了，心中寻思道：“命妇这诗也不属上品，但若那小姐有如此才气，该有多好！我越想越是替她感到惋惜。但她终究是有身份的人，我若给她树立恶名，以至传扬开去，这也太残忍了。”此时侍女们快要进来伺候，公子便对命妇道：“将信收起来吧！这种事情，叫人见了，只会遗为别人的笑料。”他心中不悦，叹了一口气。大辅命妇懊悔不迭：“我怎么要让他看呢？他可能将我也视为愚蠢之人了。”她很觉尴尬，便匆匆告退了。

第二日，大辅命妇上殿值事。源氏公子来到清凉殿西厢宫女值事房，将一封信丢给她，道：“此乃昨日之回信。写这种回信，可要费心思呢！”众宫女不知究竟，甚觉奇怪。公子说罢，转身便朝外走，吟道：“颜色更比红梅强，爱着红衣裳耶紫衣裳？……抛开了三笠山的俏姑娘。”命妇心知其意，忍不住掩嘴窃笑。别的宫女皆莫名其妙，质问她：“你为何独自发笑？”命妇答道：“也没有什么。大约这清晨寒霜，一个穿红衣衫女子的鼻子冻红了，偏叫公子看见，便把那风俗歌中的句子凑合起来唱，岂不好笑？”有一个宫女不知原委，信口说道：“公子的嘴也太刻薄了！不过此处似乎并没有长着红鼻子的人呢。左近命妇和肥后采女倒是个红鼻子，可她们没在此处呀！”

大辅命妇将此回信送交小姐。侍女们都兴致勃勃地围过来。但见两句诗：“常恨衣衫隔相逢，岂料又添一袭衣。”这诗写在一张白纸上，笔力挥洒自如，随意不拘，颇显风趣。

到了除夕，傍晚时分，源氏公子将一件淡紫色花经衫，一些像棠色衣，装入前日小姐送来的衣箱里，教大辅命妇给她送去。从所送这些衣衫看来，命妇猜出公子不喜爱小姐送他的衣服颜色。而那些老年侍女却议论道：“小姐送他的衣服为红色，很是稳重，这些衣服不见得就好呢。大家又七嘴八舌道：“要论诗，小姐的底气十足。他的答诗不过是玩弄技巧罢了。”小姐自己也感到此诗费尽苦心，便将它写于一处，留作纪念。

今年元旦的仪式结束后，便开始表演男踏歌的游戏。资公子们自然不肯放过，纷纷成群结队，四处奔走，好一派热闹景象！源氏公子也在其中，跟着忙乱了一阵。但对那荒凉宅里的未摘花，他始终不能忘怀，觉得她实甚可怜。初七日的白马节会一结束，他便在夜间退出宫来，佯装回桐壶院过夜，途中改道，来到常陆亲王宫即。此时已是深夜了。

宫哪里的气象今非昔比，比起往常也有了些许生气，不再是荒凉沉寂的。那位小姐似乎也比昔日活泼了些。源氏公子久久沉思道：“着此人在新年后旧貌换新颜，是否会变得更加美丽呢？”

次日日出后，公子方才起身。他身穿常礼服，走过去推开东门，只见正对着的走廊已垮塌，连顶棚也不见了。阳光直接射入屋中。加上地上雪光反射，屋里便愈发明亮了。小姐望着公子，向前膝行几步，取半坐半卧的姿态。头形极为端正。那浓密的长发如瀑布般挂下，堆积于席地，甚为好看。源氏公子想她的相貌也会变得同头发一样美丽吧，便想掀开格子廖。但又想起上次于积雪的光亮中看出了她的缺陷，以致扫兴而归，故而只将格子窗掀开些许，将矮几拉过来架住窗扇。他梳拢自己的鬓发，众侍女便端来一架古旧的镜台，一只中国化妆品箱。以及一只梳具箱，源氏公子一看，女子用品中夹着几件男子用的梳具，显得十分别致。此日小姐的装束也算入时，原来她穿着公子送的那箱衣服。源氏公子起初未察觉，直到看见那件纹样新颖别致的衫子，才想起是他原来送的，于是公子对她道：“新春到来，我多希望能听那期盼已久的娇音。”好半天，小姐才含羞答道：“百鸟争

鸣万物春……”声音颤抖不止。源氏公子笑道：“好了，好了，看来这一年来你也有进步呢！”说罢便告辞出门，口中吟唱着古歌“恍惚依稀还是梦……”小姐仍然半坐半卧，目送他离去。公子走了几步，猛然回头，只见在她那掩口的衣袖上面，那鼻尖上的红晕依旧醒目，不由长叹：“真难看啊！”

源氏公子回到二条院私宅，看见紫儿青春年少，愈发出落得如花似她脸上泛起的红晕，却不同于未摘花的红，甚是娇艳美观。她身穿一件童式女衫，紫白相间，显得清新高洁，天真无邪，甚为可爱。以前，她的外祖母墨守陈规，不给她的牙齿染黑。最近给她染黑了，还加以修饰。另外眉毛整饰涂黑，容貌也愈发清丽悦人了。源氏公子暗自思忖：“我真是自作自受！何苦要找那些女人来自寻烦恼？何不呆在家里，与这个可人儿长相厮守呢？”于是他又照旧和她一起玩木偶。紫儿又练画、着色，信手画出各种有趣的形象。源氏公子和她同时画。他画个女子，长发铺地，最后在她的鼻尖上点上红色，甚是难看。

源氏公子在镜台前照照自己的相貌，忽然灵机一动，抓起红笔来往自己的鼻尖上一点。这般漂亮的容貌，加上了这一点红，也变得很是难看。紫姬见了，大笑不已。公子问她：“假如我有了这个缺陷，你以为如何？”紫姬说：“我害怕。”她怕那粘在公子鼻尖上的红颜料就此擦拭不脱了。源氏公子佯装揩拭了一番，故作认真地说：“哎呀，怎么也弄不掉呢，糟了！让父皇见了，这可如何是好。”紫姬吓得变了脸色，赶忙把纸片浸湿，帮他指拭。源氏公子笑道：“你不会像平仲那样误蘸了墨水吧？红鼻子还可见人，黑鼻子可就糟糕逐项了！”两人玩得十分有趣，恰似新婚燕尔！

不觉中已值早春，虽是风和日丽，却仍是春寒料峭。叫人坐等花开，心中好生焦急！只有梅花知春最早，枝头已是春意闹，引得众目观赏。那一树红梅，争先怒放于门廊前，颜色鲜艳动人。源氏公子不禁喟然长叹，吟道：

“春上梅枝人人望，莫名红花不可怜？此乃无可奈何之事！”

此女子结局如何，不得而知。